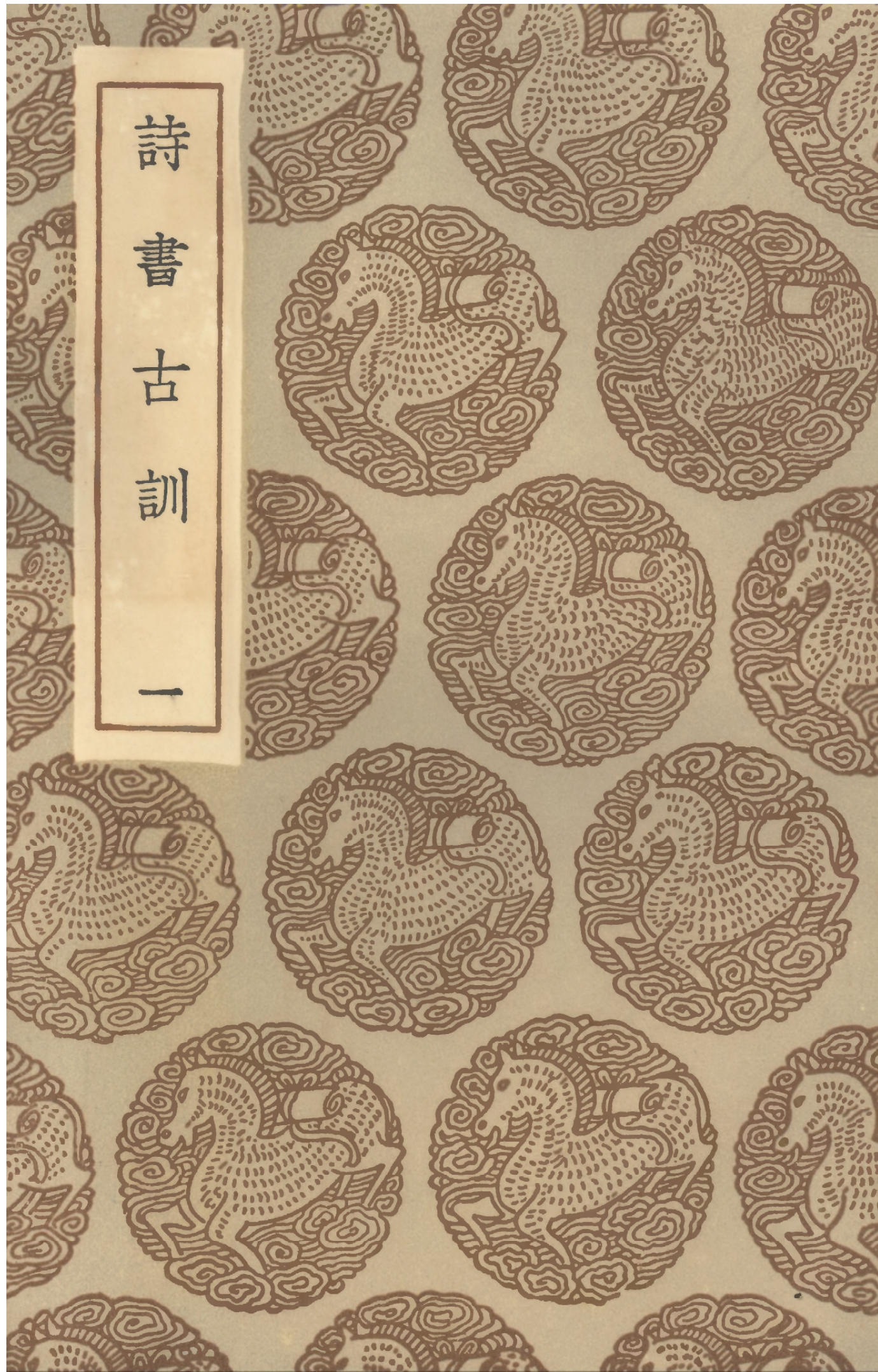


詩書古訓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詩書古訓

(一)

阮元錄

本館據粵雅堂叢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序

萬世之學以孔、孟爲宗。孔、孟之學以詩、書爲宗。學不宗孔、孟，必入於異端。孔、孟之學所以不雜者，守商、周以來詩、書古訓以爲據也。詩三百篇，尙書數十篇，孔、孟以此爲學，以此爲教，故一言一行皆尊奉不疑。卽如孔子作孝經，子思作中庸，孟子作七篇，每講一義多引詩、書以爲證據。若曰：「世人亦知此事之義乎？」詩曰：「某某卽此也。」書曰：「某某卽此也。」否則尙恐自說有偏弊，不足以訓於人。是周時孔、孟之引訓於詩、書，猶今人之引訓於論語、孟子也。試觀孔子最重孝道，孝道推本文王、周公，是故孝經引詩「孝子不匱，聿修厥德」，引書「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孟子最重性善，性善推本於孔子，孔子推本於詩，是故引「蒸民秉夷，物則懿德」，此最明著，人人皆知者也。又春秋時列國君卿大夫引詩，書者亦皆明著者也。耐何後儒臆造諸說，以擬聖經，若法言以後等書，世人樂講其書，而反荒詩、書乎？元錄詩書古訓六卷，乃總論語、孝經、孟子、禮記、大戴記、春秋三傳、國語、爾雅十經，此十經中引詩、書爲訓者，采繫於詩、書各篇各句之下。降至國策、罕引詩、書，極至暴秦，雜燒詩、書，偶語詩、書者棄市，動輒族誅殺降，以殺戮爲功德。詩、書所繫豈不大哉！漢興祀孔子，詩、書復出，朝野誦習，人心反正矣。子史引詩、書者多存古訓，惟恐不能盡醇，則低寫一格，附之於後，以晉爲斷。蓋因漢、晉以前尙未以二氏爲訓，所說皆在政治言行，不尙空言也。然此所寫列者皆古聖賢子史已經引出之訓，其未經引證者若伏而讀之，訓而行之，引申觸類，章句正極多矣。

道光十六年。阮元序於集賢院直廬。

昔家大人撰集十三經經郭一時所采之書。未得詳盡。且抄胥遺錯。不能付刊。久藏於篋。道光十六年。在京師。欲撰詩書古訓。將詩書二經提出。錄成六卷。付門下士畢韞齋光琦校定之。刪節之。增補之。遂爲完書。道光十九年冬十二月。男福祜謹識。

詩書古訓卷一上

儀徵阮元錄

詩

尙書舜典詩言志。

論語泰伯子曰興於詩。季氏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陽貨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孟子離婁下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禮記王制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樂記詩言其志也。經解溫柔敦厚詩教也。

荀子勸學篇詩書故而不切。

國風

禮記樂記師乙曰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

荀子大略篇國風之好色也其傳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誠可比於金石其聲可內於宗廟。

周南、召南

論語陽貨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

孔叢子記義。孔子讀詩及小雅。喟然而嘆曰。吾於周南、召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

漢書匡衡傳。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聖賢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

關雎、后妃之德也

論語八佾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儀禮鄉飲酒禮。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

淮南子泰族訓。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爲其雌雄之不乖居也。

韓詩外傳卷五。子夏問曰。關雎何以爲國風始也。孔子曰。關雎至矣乎。夫關雎之人。仰則天。俯則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紛紛沸沸。道之所行。如神龍變化。斐斐文章。大哉關雎之道也。萬物之所繫。羣生之所懸。命也。河洛出書圖。麟鳳翔乎郊。不由關雎之道。則關雎之事。將奚由至矣哉。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孔子世家。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

漢書杜欽傳。是呂佩玉晏鳴。關雎歎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離制度之生無厭。天下將蒙化。陵夷而成俗也。故詠淑女。幾呂配上。忠孝之篤。仁厚之作也。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禮記緇衣。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故君子之朋友有鄉。其惡有方。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詩云。君子好仇。

列女湯妃有藝傳。有藝之妃湯也。統領九嬪。後宮有序。咸無妬媚逆理之人。卒致王功。君子謂妃明而有序。詩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賢女能爲君子和好衆妾。其有藝之謂也。

漢書匡衡傳。孔子論詩。呂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呂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鹽鐵論執務。賢良曰。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思之耳。詩云。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有求如關雎。好德如河廣。何不濟不得之有。

鐘鼓樂之。

論語泰伯。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韓詩外傳卷一古者天子左五鐘。將出則撞黃鐘。而右五鐘皆應之。馬鳴中律。駕者有文。御者有數。立則磬折。拱則抱鼓。行步中規。折旋中矩。然後太師奏升車之樂。告出也。入則撞蕤賓。以治容貌。容貌得則顏色齊。顏色齊則肌膚安。蕤賓有聲。鵠震馬鳴。及僕介之蟲。無不延頸以聽。在內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然後少師奏升堂之樂。卽席告入也。此言音樂相和。物類相感。同聲相應之義也。詩云。鐘鼓樂之。此之謂也。卷五孔子曰。夫六經之策。皆歸論汲汲。蓋取之乎關雎。關雎之事大矣哉。馮翊翊。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子其勉強之。思服之。天地之間。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此矣。子夏喟然嘆曰。大哉關雎。乃天地之基也。詩曰。鐘鼓樂之。

是刈是穫。

爾雅釋訓。是刈是穫。穫。煮之也。

服之無斃。

禮記緇衣。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葛覃曰。服之無射。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

白虎通嫁娶。婦人所以有師何。學事人之道也。詩云。言告師氏。言告言歸。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春秋左氏襄十五年傳。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覬心。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

荀子解蔽篇。詩云。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

淮南子俶真訓。今矰繳機而在上。罟罟張而在下。雖欲翱翔。其勢焉得。故詩云。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以言慕遠世也。

宜爾子孫繩繩兮。

韓詩外傳卷九。孟子少時。東家殺豚。孟子問其母曰。東家殺豚何爲。母曰。欲啖汝。其母自悔而言曰。吾懷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東家豚肉以食之。明不欺也。詩云。宜爾子孫繩繩兮。言賢母使子賢也。田子爲相。三年歸休。得金百鎰。奉其母。母曰。爲相三年不食乎。治官如此。非吾所欲也。孝子之事親也。盡力致誠。不義之物。不入於館。爲人子不可不孝也。子其去之。詩曰。宜爾子孫繩繩兮。言賢母使子賢也。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禮記大學。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

肅肅兔置。楹之丁丁。

墨子尙賢上。文王舉閔天。秦顛於置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

列女楚接輿妻傳。君子謂接輿妻爲樂道而遠害。夫安貧賤而不怠於道者。唯至德者能之。詩曰。肅肅兔置。楹之丁丁。言以怠於道也。

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春秋左氏成十二年傳。世之治也。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息。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爲已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呂氏春秋報更。宣孟德一士。猶活其身。而况德萬人乎。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濟濟多士。文王以甯。人主胡可以不務哀士。

鹽鐵論備胡。好事之臣。求其義。責之禮。使中國干戈。至今未息。萬里設備。此兔置之所刺。故小人非公侯腹心干城也。

肅肅兔置。施于中林。

中論法象。夫幽微者。顯之原也。孤獨者。見之端也。胡可簡也。胡可忽也。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

雖在隱蔽鬼神不得見其隙也。詩云：肅肅兔置，施于中林，處獨之謂也。芣苢，后妃之美也。

列女蔡人之妻傳：女曰：且夫采芣苢之草，雖其臭惡，猶始於捋采之，終於懷擷之，浸以益親，況於夫婦之道乎？彼无大故，又不遣妾，何以得去？終不聽其母，乃作芣苢之詩。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

列女阿谷處女傳：處子曰：行客之人，嗟然永久，分其資財，棄於野鄙，妾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命，竊有狂夫名之者矣。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曰：丘已知之矣。斯婦人達於人情而知禮。詩云：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辨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

汝墳，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

列女周南之妻傳：生於亂世，不得道理，而迫於暴虐，不得行義，然而仕者，爲父母在故也。乃作詩曰：魴魚鰭尾，王室如毀。雖則如毀，父母孔邇，蓋不得已也。君子以是知周南之妻而能匡夫也。

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韓詩外傳卷一：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樹木欲茂，霜露不使；賢士欲成其名，二親不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詩曰：雖則如燬，父母孔邇，此之謂也。卷九：孔子曰：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非無力也；勢不便也，是以君子入則篤孝，出則友賢，何爲其無孝子之名？詩曰：父母孔

邇。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

春秋左氏昭元年傳。趙孟爲客。禮終。乃宴。穆叔賦鵲巢。註。鵲巢。詩召南。言鵲有巢而鳩居之。喻晉君有

國。趙孟治之。趙孟曰。武不堪也。

采芣。夫人不失職也。

禮記射義。士以采芣爲節。采芣者。樂不失職也。

春秋左氏隱三年傳。風有采芣。采蘋。雅有行葦。洞酌。昭忠信也。昭元年傳。又賦采芣。曰。小國爲芣。大

國省穉而用之。其何實非命。

于以采芣。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春秋左氏文三年傳。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詩曰。于以采芣。于沼于

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

公侯之宮。

獨斷宗廟之制。古學以爲人君之居。前有朝。後有寢。終則前制廟以象朝。後制寢以象寢。廟以藏主。列昭穆。寢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總謂之宮。月令曰。先薦寢廟。詩曰。公侯之宮。頌曰。寢廟奕奕。言相連也。

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春秋左氏襄二十七年傳。鄭伯享趙孟於垂隴。子展賦草蟲。註。草蟲。詩召南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以趙孟爲君子。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

鹽鐵論論誹。堯得舜。禹而鯀殛。驩兜誅。趙簡子得叔向而盛青肩。語曰。未見君子。不知僞臣。詩云。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此之謂也。

後漢書東平憲王蒼傳。帝報書曰。雖內用克責。而不知所定。得王深策。快然意解。詩不云乎。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

未見君子。憂心惓惓。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

韓詩外傳卷一。孔子曰。君子有三憂。弗知。可無憂與。知而不學。可無憂與。學而不行。可無憂與。詩曰。未見君子。憂心惓惓。

說苑君道。惡惡道不能甚。則其好善道亦不能甚。好善道不能甚。則百姓之親之亦不能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惓惓。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詩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

禮記射義。卿大夫以采蘋爲節。采蘋者。樂循法也。昏義。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

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春秋左氏襄二十八年傳。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敬可棄乎。

甘棠。美召伯也。

春秋左氏襄十四年傳。士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况其子乎。昭二年傳。宴於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註。甘棠。詩召南。召伯息於甘棠之下。詩人思之而愛其樹。武子欲封殖嘉樹如甘棠。以宣子比召公。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

鹽鐵論授時。古者春省耕以補不足。秋省斂以助不給。民勤於財。則貢賦省。民勤於力。則功業牢。爲民愛力。不奪須臾。故召伯聽斷於甘棠之下。爲妨農業之務也。

史記燕召公世家。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歌詠之。作甘棠之詩。

漢書王吉傳。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乎不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春秋左氏定九年傳。鄭駟歎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乎不忠。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况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

韓詩外傳卷一。昔者周道之盛。召伯在朝。有司請營召以居。召伯曰。嗟。以吾一身而勞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於是出而就蒸庶於阡陌隴畝之間。而聽斷焉。召伯暴處遠野。廬於樹下。百姓大悅。耕桑者倍力以勸。於是歲大稔。民給家足。其後在位者驕奢。不恤元元。稅賦繁數。百姓困乏。耕桑失時。於是詩人見召伯之所休息樹下。美而歌之。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此之謂也。說苑貴德。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傳曰。自陝以東者。周公主之。自陝以西者。召公主之。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陝間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後世思而歌詠之。善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歌詠之。夫詩思然後積。積然後滿。滿然後發。發由其道。而致其位焉。百姓嘆其美。而致其敬。甘棠之不伐也。政教惡乎不行。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尊其人。必敬其位。順安萬物。古聖之道幾哉。白虎通封公侯。王者所以有二伯者。分職而授政。欲其亟成也。王制曰。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曰二伯。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巡狩。又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言邵公述職。親說舍於野樹之下也。

漢紀卷二十九。或說天子五廟。而無其文。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賢貴功之道也。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思其人猶愛其樹。况宗其道而毀其廟乎。

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春秋左氏僖二十年傳。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襄七年傳。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列女召南申女傳。夫家輕禮違制。不可以行。遂不肯往。夫家訟之於理。致之於獄。女終以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而作詩曰。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言夫家之禮不備足也。

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列女召南申女傳。君子以爲得婦道之儀。故舉而揚之。傳而法之。以絕無禮之求。防淫慾之行焉。又曰。雖速我訟。亦不女從。此之謂也。

羔羊。鵲巢之功致也。

孔叢子記義。於羔羊。見善政之有應也。

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春秋左氏襄七年傳。穆叔曰。孫子必亡。爲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橫而委蛇必折。

標有梅。

春秋左氏襄八年傳。晉范宣子來聘。公享之。宣子賦標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

夙夜在公。實命不同。

韓詩外傳卷一。故君子矯褐趨時。當務爲急。傳云。不逢時而仕。任事而敦其慮。爲之使而不入其謀。貧焉故也。詩曰。夙夜在公。實命不同。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惓兮。無使尫也吠。

春秋左氏昭元年傳。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註。野有死麕。詩召南。卒章曰。舒而脫脫兮。無感我惓兮。無使尫也吠。脫脫。安徐。惓。佩巾。義取君子徐以禮來。無使我失節。而使狗驚吠。喻趙孟以義撫諸侯。無以非禮相加陵。

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周禮大司樂。及射。令奏騶虞。

儀禮鄉射禮。樂正東面。命大師曰。奏騶虞。間若一大師不興。許諾。樂正退反位。乃奏騶虞以射。

禮記射義。天子以騶虞爲節。騶虞者。樂官備也。

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新書禮。禮者。臣下所以承其上也。故詩云。壹發五豝。吁嗟乎騶虞。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天子佐輿十乘。以明貴也。貳牲而食。以優飽也。虞人翼五豝。以待壹發。所以復中也。人臣於其所尊敬。不敢以節待。敬之至也。甚尊其主。敬慎其所掌職。而志厚盡矣。作此詩者。以其事深見良臣。順上之志也。良臣順上之志者。可謂義矣。故其嘆之也長。曰。吁嗟乎。雖古之善爲人臣者。亦若此而已。

邶風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

漢書地理志。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風邶。庸。衛。國是也。邶。呂封紂子武庚。庸。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呂監殷民。謂之三監。故書序曰。武王崩。三監畔。周公誅之。盡呂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呂夾輔周室。遷邶。庸。之民于雒邑。故邶。庸。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邶詩曰。在浚之下。庸曰。在浚之郊。邶又曰。亦流于淇。河水洋洋。庸曰。送我淇上。在彼中河。衛曰。瞻彼淇奧。河水洋洋。

我心匪鑑。不可以茹。

韓詩外傳卷一。故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莫能以已之皦皦。容人之混汚然。詩曰。我心匪鑑。不可以茹。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韓詩外傳卷一。王子比干。殺身以成其忠。柳下惠。殺身以成其信。伯夷。叔齊。殺身以成其廉。此三子者。皆天下之通士也。豈不愛其身哉。爲夫義之不立。名之不顯。則士恥之。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此之謂也。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仰而應之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匿。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爲之也。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言不務多。務審所行而已。行旣已尊之。言旣已由之。若肌膚性命之不可易也。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卷九。乳母應之曰。吾聞忠不畔上。勇不畏死。凡養人子者。生之。非務殺之也。豈可見利畏誅之故。廢義而行詐哉。吾不能生。而使公子獨死矣。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

新序節士。蘇武留十餘歲。竟不降下。可謂守節臣矣。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蘇武之謂也。

列女衛宣夫人傳。弟立。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請願同庖。終不聽。衛君使人愬於齊兄弟。齊兄弟皆欲與君。使人告女。女終不聽。乃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衛宗二順傳。

傳妾退而謂其子曰。今夫人難我。將欲居外。使我居內。此逆也。處逆而生。豈若守順而死哉。遂欲自殺。其子泣而守之。不聽。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此之謂也。

漢書劉向傳。乃上封事諫曰。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

威儀逮逮。不可選也。

禮記孔子問居。孔子曰。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

春秋左氏襄三十一年傳。衛詩曰。威儀逮逮。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新書容經。夫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文。富不可爲量。多不可爲數。故詩曰。威儀逮逮。不可選也。逮逮。富也。不可選。衆也。言接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品事之各有容志也。

列女衛宣夫人傳。詩曰。威儀逮逮。不可選也。言其左右無賢臣。皆順其君之意也。

憂心悄悄。慍于羣小。

孟子盡心下。孟子曰。士憎茲多口。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

荀子宥坐篇。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止。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仕。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史付。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

韓詩外傳卷一。孔子曰。國亡而弗知。不智也。知而不爭。非忠也。亡而不死。非勇也。修門者雖衆。不能

行一於此。吾故弗式也。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何足禮哉。

漢書劉向傳：乃上封事諫曰：是日羣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慍也。

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春秋左氏成九年傳：穆姜出於房，再拜曰：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以入。註：詩邶風也。取其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國語魯語下：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饗其宗老而爲賦綠衣之三章。註：綠衣，詩邶風也。其三章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以言古之賢人，正其室家之道，我心所善也。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

列女衛姑定姜傳：定姜歸，其婦自送之至於野，恩愛哀思，悲心感慟，立而望之，揮泣垂涕。乃賦詩曰：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不及，泣涕如雨。送去歸泣而望之。又作詩曰：先君之思，以畜寡人。君子謂定姜爲慈姑，過而爲之厚。

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禮記坊記：子云：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傚；先亡者而後存者，則民可以託。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註：此衛夫人定姜之詩也。定姜無子，立庶子伋，是爲獻公。畜，孝也。獻公無禮於定姜，定姜作詩，言

獻公當思先君定公以孝於寡人。

胡能有定。

韓詩外傳卷九。小人之聞道。入之於耳。出之於口。苟言而已。譬如飽食而嘔之。其不惟肌膚無益。而於志亦戾矣。詩曰。胡能有定。

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

韓詩外傳卷一。公甫文伯之母對曰。昔是子也。吾使之事仲尼。仲尼去魯。送之不出魯郊。贈之不與。家珍病不見士之視者。死不見士之流淚者。死之日。宮女練經而從者十人。此不足於士。而有餘於婦人也。吾是以不哭也。詩曰。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

列女衛宣公姜傳。宣姜欲立壽。乃與壽弟朔謀構伋子。宣公薨。朔立。是爲惠公。竟終无後。亂及五世。至戴公而後甯。詩云。乃如之人。德音無良。此之謂也。

謔浪笑敖。

爾雅釋詁。謔浪笑敖。戲謔也。

凱風美孝子也。

孟子告子下。公孫丑問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

後漢書東平憲王蒼傳。今送光烈皇后假紵帛巾各一。及衣一篋。可時奉瞻。已慰凱風寒泉之思。

母氏聖善。

列女孫叔敖母傳。君子謂叔敖之母。知道德之次。詩云。母氏聖善。此之謂也。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大戴禮記曾子立孝。子曰。可入也。吾任其過。不可入也。吾辭其罪。詩云。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子之辭也。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荀子宥坐篇。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子曰。伊稽首不其有來乎。韓詩外傳卷一。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急時辭也。是故稱之曰月也。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論語子罕。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韓詩外傳卷一。夫利爲害本。而福爲禍先。唯不求利者爲無害。不求福者爲無禍。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故非道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雖強不得。故智者不爲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害遠而名彰也。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傳曰。安命養性者。不待積委而富。名號傳乎世者。不待勢位而顯。德義暢乎中。而無外求也。信哉。賢者之不以天下爲名利者也。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

論語憲問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

春秋左氏襄十四年傳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註詩邶風也義取於深則厲淺則揭言己志在於必濟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

國語魯語下晉叔嚮見叔孫穆子曰諸侯謂秦不恭而討之及涇而止於秦何益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不知其它註匏有苦葉詩邶風篇名也其詩曰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言其必濟不知其它也叔嚮退召舟虞與司馬曰夫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魯叔孫賦匏有苦葉必將涉矣貝舟除隧不共有法

爾雅釋水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揭者揭衣也以衣涉水爲厲繇膝以下爲揭繇膝以上爲涉繇帶以上爲厲潛行爲泳

韓詩外傳卷一仕之善者曰懼吾私也死君吾公也吾聞君子不以私害公遂死之君子聞之曰好義哉必濟矣夫詩云深則厲淺則揭此之謂也

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白虎通嫁娶嫁娶必以春者春天地交通萬物始生陰陽交接之時也詩云士如歸妻迨冰未泮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禮記坊記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

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春秋左氏僖三十三年傳。白季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

春秋繁露竹林。夫目驚而體失其容。心驚而事有所忘。人之情也。通於驚之情者。取其一美。不盡其失。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卷九。母曰。今汝往燕私之處。入戶不有聲。令人踞而視之。是汝之無禮也。非婦無禮也。於是孟子自責。不敢去婦。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列女晉趙衰妻傳。姬曰。詩不云乎。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與人同寒苦。雖有小過。猶與之同死而不去。况於安新忘舊乎。息君夫人傳。夫義動君子。利動小人。息君夫人。不爲利動矣。詩云。德音莫違。及爾同死。此之謂也。楚昭越姬傳。越姬曰。妾聞信者不負其心。義者不虛設其事。妾死王之義。不死王之好也。遂自殺。君子謂越姬信能死義。詩曰。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越姬之謂也。

不遠伊邇。薄送我畿。

白虎通嫁娶。出婦之義。必送之。接以賓客之禮。君子絕。愈於小人之交。詩云。薄送我畿。燕爾新婚。不我屑以。

列女晉趙衰妻傳。又曰。燕爾新婚。不我屑以。蓋傷之也。君其逆之。無以新廢舊。

白虎通嫁娶又曰燕爾新婚謂婦也。

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禮記表記國風曰我今不閱皇恤我後終身之仁也。

列女王陵母傳陵母既而私送使者泣曰爲老母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無以老妾故懷二心言妾已死也乃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君子謂王陵母能棄身立義以成其子詩云我躬不閱遑恤我後終身之仁也陵母之仁及五世矣。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

中論法象昔者成王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顧命之辭季路遭亂結纓而後死白刃之難夫以之困白刃之難猶不忘敬况於游宴乎故詩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言必濟也。

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禮記檀弓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孔子問居孔子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

韓詩外傳卷一宣子曰晉爲盟主而不救天罰懼及矣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而况國君乎於是靈公乃與師而從之宋人聞之儼然感說而晉國日昌何則以其誅逆存順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趙宣子之謂也。

說苑至公。申包胥辭曰。救亡非爲名也。成功受賜。是賣勇也。辭不受。遂退隱。終身不見。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漢書元帝紀。詔曰。迺者關東連遭災害。飢寒疾疫。天不終命。詩不云乎。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谷永傳。古者穀不登。虧膳。災婁至。損服。凶年不墜塗。明王之制也。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掇之。式微。黎侯寓於衛。其臣勸以歸也。

列女黎莊夫人傳。其傅母閔夫人賢。公反不納。憐其失意。又恐其已見遣而不以時去。謂夫人曰。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去。今不得意。胡不去乎。乃作詩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夫人曰。婦人之道。壹而已矣。彼雖不吾以。吾何可以離於婦道乎。乃作詩曰。微君之故。胡爲乎中路。終執貞壹。不違婦道。以俟君命。君子故序之以編詩。

式微。式微。胡不歸。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註。式微。詩邶風。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式。用也。義取寄寓之微陋。勸公歸也。

爾雅釋訓。式微。式微者。微乎微者也。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呂氏春秋重言。明日朝。所進者五人。所退者十人。羣臣大說。荆國之衆相賀也。故詩曰。何其久也。必

有以也。何其處也。必有與也。其莊王之謂邪。

韓詩外傳卷一。故祿過其功者削名。過其實者損情。行合名。禍福不虛至矣。詩云。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故中心存善而日新之。則獨居而樂。德充而形。詩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卷九。是故君子不微幸。節嗜慾。務忠信。無毀於一人。則名聲尙尊。稱爲君子矣。詩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

有力如虎。

春秋左氏襄十年傳。狄虺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

出宿于泂。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列女魯之母師傳。君子謂母師。能以身教。夫禮。婦人未嫁。則以父母爲天。旣嫁。則以夫爲天。其喪父母。則降服一等。无二天之義也。詩云。出宿于濟。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春秋左氏文二年傳。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

白虎通三綱六紀。父之昆弟。不俱謂之世父。父之女昆弟。俱謂之姑。何也。以爲諸父曰。內親也。故別稱之也。姑當外適人。疎。故總言之也。至姊妹亦當外適人。所以別諸姊妹。何以爲事諸姑禮等。可以

外出又同。故稱略也。至姊妹。雖欲有略之。姊尊妹卑。其禮異也。詩云。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韓詩外傳卷一傳曰。山銳則不高。水徑則不深。仁礪則其德不厚。志與天地擬者。其人不祥。是伯夷。叔齊。卞隨。介子推。原憲。鮑焦。袁旌。目。申徒狄之行也。其所受天命之度。適至是而亡。弗能改也。雖枯槁弗捨也。詩云。亦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申徒狄曰。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亡天下。吳殺子胥。陳殺泄冶。而滅其國。故亡國殘家。非無聖智也。不用故也。遂抱石而沉於河。君子聞之曰。廉矣。如仁歟。則吾未之見也。詩曰。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鮑焦曰。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愧而輕死。於是棄其蔬。而立槁於洛水之上。君子聞之曰。廉夫剛哉。其節度淺深。適至於是矣。詩云。亦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其虛其邪。

爾雅釋訓。其虛其徐。威儀容止也。

北風其喈。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

列女楚處莊姪傳。姪曰。王有五患。故及三難。王曰。善。命後車載之。君子謂莊姪雖違於禮。而終守以正。詩云。北風其喈。雨雪霏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此之謂也。

靜女其姝。俟我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韓詩外傳卷一。不見道端。乃陳情欲以歌道義。詩曰。靜女其姝。俟我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蹰。貽我彤管。

春秋左氏定九年傳。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

柏舟。共姜自誓也。

孔叢子記義。於柏舟。見匹婦執志之不可易也。

髡彼兩髦。實惟我儀之死矢靡它。

列女漢孝平王后傳。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君子謂平后體自然貞淑之行。不爲存亡改意。可謂節行不虧污者矣。詩曰。髡彼兩髦。實惟我儀之死矢靡他。此之謂也。

副笄六珈。

後漢書輿服志。步搖。以黃金爲山題。貫白珠。爲桂枝相繆。一爵九華。熊、虎、赤熊、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詩所謂副笄六珈者。

委委佗佗。

爾雅釋訓。委委佗佗。美也。

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列女齊桓衛姬傳。乃立衛姬爲夫人。號管仲爲仲父。曰。夫人治內。管仲治外。寡人雖愚。足以立於世。

矣。君子謂衛姬信而有行。詩曰：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

春秋左氏襄二十七年傳：伯有賦鶉之奔奔。註：鶉之奔奔，詩鄘風。衛人刺其君淫亂。鶉，鶉之不若，義取人之無良。我以爲兄，我以爲君也。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闕，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

人之無良，我以爲兄。

韓詩外傳卷九：夫子曰：由之所言，蠻貊之言也；賜之所言，朋友之言也；回之所言，親屬之言也。詩曰：人之無良，我以爲兄。

鵲之疆疆，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禮記表記：子曰：惟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詩曰：鵲之姜姜，鶉之賁賁。人之無良，我以爲君。註：姜姜，賁賁，爭鬪惡貌也。良，善也。言我以惡人爲君，亦使我惡。如大鳥姜姜於上，小鳥賁賁於下。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

國語周語中：營室之中，土功其始。註：定，謂之營室，謂建亥小雪之中。定，星昏正於午，土功可以始也。詩云：定之方中，作于楚宮。

匪直也人，秉心塞淵。

列女陳寡孝婦傳。孝婦曰。夫爲人婦。固養其舅姑者也。夫不幸先死。不得盡爲人子之禮。今又使妾去之。莫養老母。是明夫之不肖。而著妾之不孝。不孝不信。且无義。何以生哉。因欲自殺。君子謂孝婦備於婦道。詩云。匪直也人。秉心塞淵。此之謂也。

乃如之人也。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韓詩外傳卷一。故不肖者。精化始具。而生氣感動。觸情縱欲。反施化。是以年壽亟夭。而性不長也。詩曰。乃如之人兮。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賢者不然。精氣闔溢。而後傷。時不可過也。

列女陳女夏姬傳。巫臣見夏姬。謂曰。子歸。我將娉汝。及恭王卽位。巫臣娉於齊。盡與其室俱至鄭。使人召夏姬曰。尸可得也。夏姬從之。巫臣使介歸幣於楚。而與夏姬奔晉。大夫子反怨之。遂與子重滅巫臣之族。而分其室。詩云。乃如之人兮。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言嬖色殞命也。

相鼠。刺無禮也。

漢書王尊傳。後謁見王太傅在前。說相鼠之詩。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春秋左氏襄二十七年傳。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爲賦相鼠。亦不知也。註。相鼠。詩鄘風。曰。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慶封不知此詩爲己。言其闇甚。

韓詩外傳卷一。孔子曰。居處不理。飲食不節。勞過者。病共殺之。居下而好干上。嗜慾無厭。求索不止。

者。刑共殺之。少以敵衆。弱以侮強。忿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故有三死而非命者。自取之也。詩云。人而無儀。不死何爲。傳曰。不仁之至。忽其親。不忠之至。倍其君。不信之至。欺其友。此三者。聖王之所殺而不赦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爲。卷五。分未定也。則有昭穆。雖公卿大夫之子孫也。行絕禮義。則歸之庶人。遂傾覆之。民牧而試之。雖庶民之子孫也。積學文。正身行。能禮儀。則歸之士大夫。傾而待之。安則畜。不安則棄。反側之民。上放而事之。官而衣食之。王覆無遺材。行反時者。死之無救。謂之天誅。是王者之政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爲。卷六。子夏曰。若夫以長掩短。以衆暴寡。凌轢無罪之民。而成威於閭巷之間者。是士之甚毒。而君子之所致惡也。衆之所誅鋤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爲。夫何以論勇於人主之前哉。

列女衛二亂女傳。蒯賁遂立。是爲莊公。殺夫人南子。又殺渾良夫。莊公以戎州之亂。又出奔。四年而。出公復入。將入。大夫殺孔悝之母而迎公。二女爲亂五世。至悼公而後定。詩云。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此之謂也。

漢書五行志。定公十五年正月。鼯鼠食郊牛。牛死。劉向曰。爲定公知季氏逐昭公。臯惡如彼。親用孔子。爲夾谷之會。齊人俵歸鄆。讎龜陰之田。聖德如此。反用季桓子。淫於女樂。而退孔子。無道甚矣。詩曰。人而亡儀。不死何爲。是歲五月。定公薨。牛死之應也。

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列女趙悼倡后傳。其後秦兵徑入。莫能距遷。遂見虜於秦。趙亡大夫。怨倡后之譖太子。及殺李牧。乃殺倡后而滅其家。詩云。人而無禮。不死胡俟。此之謂也。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禮記禮運。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春秋左氏昭三年傳。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一爲禮於晉。猶荷其祿。况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其是之謂乎。定十年傳。君子曰。此之謂棄禮。必不鈞。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

晏子春秋諫上。晏子蹴然改容曰。凡人之所之。貴於禽獸者。以有禮也。故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禮不可無也。外篇。嬰聞之人君無禮。無以臨其邦。大夫無禮。官吏不恭。父子無禮。其家必凶。兄弟無禮。不能久同。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故禮不可去也。

韓詩外傳卷一。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君人者。降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而亡。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國政無禮。則不行。王事無禮。則不成。國無禮。則不甯。王無禮。則死亡無日矣。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卷三。昔者先王使民以禮。譬之如御也。刑者鞭策也。今猶無轡銜。而鞭策以御也。欲馬之進。則策其後。欲馬之退。則策其前。御者以勞。而馬亦多傷矣。

今猶此也。王憂勞而民多罹刑。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爲上無禮，則不免乎患；爲下無禮，則不免乎刑。上下無禮，胡不遄死。卷九：晏子曰：君好禮，則有禮者至；無禮者去。君惡禮，則無禮者至；有禮者去。左右何罪乎？景公曰：善哉！乃更衣而坐，觴酒三行。晏子辭去。景公拜送。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白虎通諫諍：妻得諫夫者，夫婦榮恥共之。詩云：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此妻諫夫之詩也。

史記商君列傳：趙良曰：君又南面也，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爲壽也。

彼姝者子，何以予之。

列女鄒孟軻母傳：及孟子長，學六藝，卒成大儒之名。君子謂孟母善以漸化。詩云：彼姝者子，何以予之。此之謂也。

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春秋左氏定九年傳：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

韓詩外傳卷二：華元以誠告子反，得以解圍，全二國之命。詩云：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君子善其以誠相告也。

列女鄒孟軻母傳。孟子懼且習勤學不息。師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君子謂孟母知爲人母之道矣。詩云。彼姝者子。何以告之。此之謂也。

中論虛道。故君子常虛其心志。恭其容貌。不以逸羣之才。加乎衆人之上。視彼猶賢。自視猶不足也。故人願告之而不倦。詩曰。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

春秋左氏閔二年傳。許穆夫人賦載馳。註。詩衛風也。許穆夫人痛衛之亡。思歸唁之。不可。故作詩以言志。

列女許穆夫人傳。其後翟人攻衛。大破之。而許不能救。衛侯遂奔走。涉河而南。至楚丘。齊桓往而存之。遂城楚丘以居。衛侯於是悔不用其言。當敗之時。許夫人馳驅而弔唁衛侯。因疾之而作詩云。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旣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君子善其慈惠而遠識也。

大夫跋涉。我心則憂。

韓詩外傳卷二。嬰曰。昔有宋之桓司馬。得罪於宋君。出於魯。其馬佚而蹶吾園。而食吾園之葵。是歲吾聞園人亡利之半。越王句踐起兵而攻吳。諸侯畏其威。魯往獻女。吾姊與焉。兄往視之。道畏而死。越兵威者吳也。兄死者我也。由是觀之。禍與福相及也。今衛世子甚不肖好兵。吾男弟三人。能無憂。

乎。詩曰：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是非類與乎？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

韓詩外傳卷二：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若伊尹於太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夫道二：常之謂經，變之謂權。權懷其常道，而挾其變權，乃得爲賢。夫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詩曰：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我不臧，我思不遠。

控于大邦，誰因誰極。

春秋左氏文十三年傳：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載馳之四章。註：載馳，詩鄘風四章以下，義取小國有急，欲引大國以救助。

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韓詩外傳卷二：姬曰：今沈令尹相楚數年矣，未嘗見進賢而退不肖也。又焉得爲忠賢乎？詩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樊姬之謂也。

列女陶答子妻傳：婦曰：今夫子治陶，家富國貧，君不敬，民不戴，敗亡之徵見矣。願與少子俱脫。詩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此之謂也。魯公乘嬖傳：嬖曰：夫臨喪而言嫁，一何不習禮也。後過時而不言，一何不達人事也。子內不習禮，而外不達人事，子不可以爲相。又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此之

謂也。

淇奧、美武公之德也。

春秋左氏昭二年傳。自齊聘于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奧。註。淇。澳。詩。衛風。美武公也。言宣子有武公之德。

孔叢子記義。於淇奧。見學之可以爲君子也。

中論虛道。衛人誦其德。爲賦淇澳。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論語學而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

禮記大學。詩云。瞻彼淇澳。萋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荀子大略篇。人之於文學也。猶玉之於琢磨也。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謂學問也。和之璧。井里之厥也。玉人琢之。爲天子寶。子贛。季路。故鄉人也。被文學。服禮義。爲天下列士。

韓詩外傳卷二。閔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外爲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

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胸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也。今被夫子之教寢深。又賴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旃裘相隨。視之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傳曰。天地之災。隱而廢也。萬物之怪。書不說也。無用之變。不急之災。棄而不治。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男女之別。切磋而不舍。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卷九。堂衣若曰。吾始以鴻之力。今徒翼耳。子貢曰。非鴻之力。安能舉其翼。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說苑建本。學者所以友情治性。盡才者也。親賢學問。所以長德也。論交合友。所以相致也。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之謂也。

列女班女婕妤傳。君子謂班婕妤辭同輦之言。蓋宣后之志也。進李平於同列。樊姬之德也。釋詁。祝之譖。定姜之知也。求供養於東宮。寡李之行也。及其作賦。哀而不傷。歸命不怨。詩云。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諉兮。其班婕妤之謂也。

考槃。使賢者退而窮處。

孔叢子記義。於考槃。見遁世之士而不悶也。

碩人。閔莊姜也。

春秋左氏隱三年傳。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

列女齊女傅母傳。姜交好。始往。操行衰惰。有冶容之行。淫泆之心。傅母見其婦道不正。諭之云。子之

家世尊榮。當爲民法則。子之質聰達於事。當爲人表式。儀貌壯麗。不可不自修整。衣錦綢裳。飾在輿馬。是不貴德也。乃作詩曰。碩人其頤。衣錦綢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砥厲女之心。以高節。以爲人君之子弟。爲國君之夫人。尤不可有邪僻之行焉。

衣錦裝衣。

禮記中庸。詩曰。衣錦尙絅。惡其文之著也。

譚公維私。

白虎通號。何以諸侯稱公。詩。覃公維私。覃。子也。

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列女楚莊樊姬傳。王嘗聽朝罷晏。姬下殿迎曰。何罷晏也。得無飢倦乎。王曰。與賢者語。不知飢倦也。姬曰。王之所謂賢者何也。曰。虞丘子也。姬掩口而笑曰。虞丘子賢則賢矣。未忠也。王以姬言告虞丘子。丘子避席不知所對。於是避舍。詩曰。大夫夙退。無使君勞。其君者謂女君也。

爾卜爾筮。體無咎言。

禮記坊記。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怨益亡。詩云。爾卜爾筮。履無咎言。註。爾。女也。履。禮也。言女鄉卜筮。然後與我爲禮。則無咎惡之言矣。言惡在己。彼過淺。

于嗟女兮。無與士耽。

韓詩外傳卷二。孔子曰。口欲味。心欲佚。教之以仁。心欲兵。身惡勞。教之以恭。好辯論而畏懼。教之以勇。目好色。耳好聲。教之以義。易曰。艮其限。列其夤。危薰心。詩曰。吁嗟女兮。無與士耽。皆防邪禁佚。調和心志。

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列女魯宣繆姜傳。姜曰。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放。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无咎。我皆无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无咎乎。必死於此。不得出矣。卒薨於東宮。君子曰。惜哉繆姜。雖有聰慧之質。終不得掩其淫亂之罪。詩曰。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此之謂也。

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春秋左氏成八年傳。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季文子餞之。私焉。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况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

列女魯季敬姜傳。康子嘗至敬姜。闔門而與之言。皆不踰閫。祭悼子。康子與焉。酢不受。徹俎不醺。宗不具。不繹。繹不盡。飲則不退。仲尼謂敬姜別於男女之禮矣。詩曰。女也不爽。此之謂也。

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禮記表記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甯有已怨國風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

說苑修文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得接其服而象其德故望玉貌而行能有所定矣詩曰芄蘭之枝童子佩觿說行能者也

河廣

鹽鐵論執務孔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而欲得之各反其本復諸古而已

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韓詩外傳卷三夫處饑渴苦血氣困寒暑動肌膚此四者民之大害也害不除未可教御也四體不掩則鮮仁人五藏空虛則無立士故先王之法天子親耕后妃親蠶先天下憂衣與食也詩曰父母何嘗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木瓜衛人思之欲厚報之

春秋左氏昭二年傳宣子賦木瓜註木瓜亦衛風義取於欲厚報以爲好

孔叢子記義於木瓜見包且之禮行也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

新書禮。故禮者。所以恤下也。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爲好也。上少投之。則下以軀償矣。弗敢謂報。願長以爲好。古之蓄其下者。其施報如此。

詩書古訓卷一下

王風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韓詩外傳卷八文侯曰中山之君亦何好乎對曰好詩文侯曰於詩何好曰好黍離與晨風文侯曰黍離何哉對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怨乎曰非敢怨也時思也

新序節士於是壽閔其兄之且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之詩是也其詩曰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列女魯漆室女傳漆室女曰夫魯國有患者君臣父子皆被其辱禍及衆庶婦人獨安所避乎吾甚憂之君子曰遠矣漆室女之思也詩云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此之謂也

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韓詩外傳卷二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嗟乎雖悔無及矣詩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曾子曰內疏而外親不亦反乎身不善而怨他人不亦遠乎患至而後呼天不亦晚乎詩曰啜其泣矣何嗟

及矣。

列女魯莊哀姜傳。齊桓公立僖公。聞哀姜與慶父通以危魯。乃召哀姜酖而殺之。魯遂殺慶父。詩云。啜其泣矣。何嗟及矣。此之謂也。

後漢書張奐傳論。而張奐見欺。豎子揚戈。曰斷忠烈。雖恨毒在心。辭爵謝咎。詩云。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葛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

春秋左氏文七年傳。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註。詩人取以喻九族兄弟。况國君乎。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

晏子春秋諫下。公曰。削人之居。殘人之墓。凌人之喪。而禁其葬。是於生者施於死者無禮。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吾敢不許乎。

白虎通崩薨合葬者何。所以同夫婦之道也。故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

漢書哀帝紀。上曰。朕聞夫婦一體。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外戚傳。建平二年。丁太后崩。上曰。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昔季武子成寢。杜氏之墓。在西階下。請合葬而許之。附葬之禮。自周興焉。

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列女息君夫人傳。夫人遂出見息君。謂之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無須臾而忘君也。終不以身更貳醮。生離於地上。豈如死歸於地下哉。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息君止之。夫人不聽。遂自殺。息君亦自殺。同日俱死。梁寡高行傳。高行曰。妾聞婦人之義。一往而不改。以全貞信之節。念忘死而趨生。是不信也。貴而忘賤。是不貞也。棄義而從利。無以爲人。乃援鏡持刃。以割其鼻。曰。妾已刑矣。所以不死者。不忍幼弱之重孤也。王之求妾者。以其色也。今刑餘之人。殆可釋矣。君子謂高行節禮專精。詩云。謂予不信。有如皎日。此之謂也。

鄭風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

漢書地理志。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卒定虢會之地。右雒左沛。食溱洧焉。土陋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鄭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又曰。溱與洧。方濯濯兮。士與女方秉菅兮。恂盱且樂。惟士與女。伊其相謔。此其風也。

緇衣。國人宜之。

孔叢子記義。於緇衣。見好賢之心至也。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禮記緇衣。子曰。好賢如緇衣。註。緇衣首章曰。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

兮。言此衣緇衣者賢者也。宜長爲國君。其衣敝。我願改制。授之以新衣。是其好賢。欲其貴之甚也。

春秋左氏襄二十六年傳。子展相鄭伯。賦緇衣。註。緇衣。詩鄭風。義取適子之館兮。還。子授子之粲兮。言不敢違遠於晉。

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春秋左氏襄二十六年傳。子展賦將仲子兮。註。將仲子。詩鄭風。義取衆言可畏。

國語晉語第十。姜曰。鄭詩云。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昔管敬仲有言。小妾聞之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見懷思威。民之中也。畏威如疾。乃能威民。威在民上。弗畏有刑。從懷如流。去威遠矣。故謂之下。其在辟也。吾從中也。鄭詩之言。吾其從之。

執轡如組。兩驂如舞。

呂氏春秋先己。詩曰。執轡如組。孔子曰。審此言也。可以爲天下。子貢曰。何其躁也。孔子曰。非謂其躁也。謂其爲之於此。而成文於彼也。聖人組修其身。而成文於天下矣。

孔叢子刑論。孔子曰。吾聞古之善御者。執轡如組。兩驂如舞。非策之助也。是以先王盛於禮而薄於刑。故民從命。今也廢禮而尙刑。故民彌暴。

韓詩外傳卷二。故有道以御之。身雖無能也。必使能者爲己用也。無道以御之。彼雖多能。猶將無益於存亡矣。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貴能御也。故御馬有法矣。御民有道矣。法得則馬和而歡。道

得則民安而集。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此之謂也。顏淵曰：獸窮則齧，鳥窮則喙，人窮則詐。自古及今，窮其下能不危者，未之有也。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善御之謂也。

中論賞罰：夫賞罰之於萬民，猶轡策之於駟馬也。轡策不調，非徒遲速之分也；至於覆車而摧轅，賞罰之不明也，則非徒治亂之分也。至於滅國而喪身，可不慎乎？可不慎乎？故詩云：執轡如組，兩驂如舞。言善御之可以爲國也。

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春秋左氏昭十六年傳：子產賦鄭之羔裘。註：言鄭別於唐羔裘也。取其彼其之子，舍命不渝，邦之彥兮。

以美韓子。宣子曰：起不堪也。

晏子春秋雜上：其僕將馳，晏子撫其手曰：徐之，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於野，命縣於廚，嬰命有繫矣。按之成節而後去。詩云：彼已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謂也。

列女楚成鄭瞽傳：子瞽退而與其保言曰：且王聞吾死，必寤太子之不可釋也，遂自殺。君子曰：非至仁孰能以身誠？詩曰：舍命不渝，此之謂也。梁節姑姊傳：婦人曰：被不義之名，何面目以見兄弟國？人哉！吾欲復投吾子，爲失母之恩，吾勢不可以生，遂赴火而死。君子謂節姑姊潔而不污。詩曰：彼其之子，舍命不渝，此之謂也。

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春秋左氏襄二十七年傳。子罕曰。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君子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

韓詩外傳卷二。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以死罪生。不廉也。君欲赦之。上之惠也。臣不能失法。下之義也。遂不去鉄鑽。刎頸而死。乎廷。君子聞之曰。貞夫法哉。石先生乎。孔子曰。子爲父隱。父爲子隱。直在其中矣。詩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石先生之謂也。卷九。晏子曰。鄧聚爲吾君主。烏而亡之。是罪一也。使吾君以烏之故而殺人。是罪二也。使四國諸侯聞之。以吾君重烏而輕士。是罪三也。天子聞之。必將貶絀吾君。危其社稷。絕其宗廟。是罪四也。此四罪者。故當殺無赦。臣請加誅焉。景公曰。止。此亦吾過矣。願夫子爲寡人敬謝焉。詩曰。邦之司直。解狐曰。言子者公也。怨子者吾私也。公事已行。怨子如故。張弓射之。走十步而歿。可謂勇矣。詩曰。邦之司直。

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韓詩外傳卷二。故爲人父者。則願以爲子。爲人子者。則願以爲父。爲人君者。則願以爲臣。爲人臣者。則願以爲君。名昭諸侯。天下願焉。詩曰。彼已之子。邦之彥兮。此君子之行也。卷九。對曰。臣非能相人也。觀友者也。王曰。善。其所以任賢使能。而霸天下者。始遇之於是也。詩曰。彼已之子。邦之彥兮。

洵美且都。

春秋左氏昭十六年傳。子旗賦有女同車。註。有女同車。取其洵美且都。愛樂宣子之志。

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列女楚白貞姬傳。楚君子謂貞姬廉潔而誠信。夫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詩云。彼美孟姜。德音不忘。此之謂也。張湯母傳。君子謂張湯母能克己感悟時主。詩云。彼美孟姜。德音不忘。此之謂也。

白虎通衣裳。何以知婦人亦佩玉。詩云。將翱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中論審大臣。以斯論之。則時俗之所不譽者。未必爲非也。其所譽者。未必爲是也。故詩曰。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言所謂好者非好。醜者非醜。亦由亂之所致也。治世則不然矣。

倡予和女。

春秋左氏昭十六年傳。子柳賦籥兮。註。籥兮。詩取其倡予和女。言宣子倡。已將和從之。

列女魯公乘姒傳。姒曰。婦人之事。唱而後和。吾豈以欲嫁之故數子乎。詩云。籥兮籥兮。風其吹汝。叔兮伯兮。唱予和汝。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

春秋左氏昭十六年傳。子太叔賦褰裳。註。褰裳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

白虎通衣裳何以知上爲衣下爲裳以其先言衣也詩曰褰裳涉澮所以合爲下也子惠思我褰裳涉澮子不我思豈無他士

呂氏春秋求人晉人欲攻鄭令叔嚮聘焉視其有人與無人子產爲之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澮子不我思豈無他士叔嚮歸曰鄭有人子產在焉不可攻也秦荊近其詩有異心不可攻也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春秋左氏昭十六年傳子游賦風雨註風雨詩取其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春秋左氏襄二十七年傳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註野有蔓草詩鄭風取其邂逅相遇適我願兮趙孟曰吾子之惠也昭十六年傳子蠶賦野有蔓草註野有蔓草詩鄭風取其邂逅相遇適我願兮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

說苑尊賢孔子之郟遭程子於途傾蓋而語終日有間顧子路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間又顧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也士不中而見女無媒而嫁君子不行也孔子曰由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是不贈終身不見大德毋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漢書地理志。至周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是爲太公。詩風齊國是也。臨菑名營丘。故齊詩曰。子之營兮。遭我庠饗之間兮。又曰。俟我於著乎。而此亦其舒緩之體也。雞鳴。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

孔叢子記義。於雞鳴。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荀子大略篇。諸侯召其臣。臣不俟駕。顛倒衣裳而走。禮也。詩曰。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說苑奉使。文侯於是遣倉唐賜太子衣一襲。勅倉唐以雞鳴時至。太子起拜受賜。發篋視衣。盡顛倒。太子曰。趣早駕。君侯召擊也。倉唐曰。臣來時不受命。太子曰。君侯賜擊衣。不以爲寒也。欲召擊。無誰與謀。故勅子以雞鳴時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遂西至謁。文侯大喜。

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

孟子萬章上。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

孔叢子論書。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父母在則宜圖婚。若已歿。則己之娶。必告其廟。今舜之鰥。乃父母之頑嚚也。雖堯爲天子。其如舜何。

白虎通嫁娶。男不自專娶。女不自專嫁。必由父母須媒妁何。遠恥防淫佚也。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又曰。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禮記坊記。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爲民紀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詩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蓺麻如之何。橫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

說苑復恩。舟之僑遂歷階而去。文公求之不得。終身誦甫田之詩。

無田甫田。維莠騫騫。

鹽鐵論地廣。今中國弊落不憂。務在邊境。意者地廣而不耕。多種而不耨。費力而無功。詩云。無田甫田。維莠騫騫。其斯之謂歟。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

爾雅釋訓。猗嗟名兮。目上爲名。

中論務本。魯桓公容貌美麗。且多技藝。然而無君才大智。不能以禮防正其母。使與齊侯淫亂不絕。驅馳道路。故詩刺之曰。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

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白虎通鄉射。射正何爲乎。曰。射義非一也。夫射者。執弓堅固。心平體正。然後中也。二人爭勝。樂以德養也。勝負俱降。以崇禮讓。可以選士。故射選士大夫。勝者發近而制遠也。其兵短而害長也。故可以戒難也。所以必因射助陽。選士者。所以扶助微弱。而抑其強。和調陰陽。戒不虞也。何以知爲戒難也。詩云。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魏風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爲之歌。魏曰。美哉。颯颯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

漢書地理志。魏國亦姬姓也。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曰。彼汾一曲。實諸河之側。維是褊心。是以爲刺。

列女魯秋潔婦傳。婦曰。子束髮辭親往仕。五年乃還。當所悅馳驟揚塵疾。至今也。乃悅路傍婦人。下子之糧。以金予之。是忘母也。忘母不孝。好色淫佚。是污行也。污行不義。君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秋胡子婦之謂也。詩云。惟是褊心。是以爲刺。此之謂也。

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春秋左氏宣二年傳。及成公卽位。乃宦卿之適子。而爲之田。以爲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爲餘子。其庶子爲公行。皆於是有公族。餘子。公行。

韓詩外傳卷二。君子有主善之心。而無勝人之色。德足以君天下。而無驕肆之容。行足以及後世。而不以一言非人之不善。故曰。君子盛德而卑。虛己以受人。旁行不流。應物而不窮。雖在下位。民願戴之。雖欲無尊。得乎哉。詩曰。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韓詩外傳卷二。君子易和而難狎也。易懼而不可劫也。畏患而不避義死。好利而不爲所非。交親而不比。言辯而不亂。盭盭乎其義不可少也。嗛乎其廉不可劓也。溫乎其仁厚之寬大也。超乎其有以殊於世也。詩曰。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心之憂矣。我歌且謠。

列女魯寡陶嬰傳。魯人或聞其義。將求焉。嬰聞之。恐不得免。作歌明己之不更二也。君子謂陶嬰貞壹而思。詩云。心之憂矣。我歌且謠。此之謂也。

心之憂矣。其誰知之。

韓詩外傳卷九。昔者范蠡行遊。與齊屠地居。奄忽龍變。仁義沈浮。湯湯慨慨。天地同憂。故君子居之。安得自若。詩曰。心之憂矣。其誰知之。

陟彼岵兮。瞻望母兮。

列女魯臧孫母傳。文仲將爲魯使至齊。其母送之曰。汝刻而無恩。好盡人力。窮人以威。魯國不容子。

矣。而使子之齊。凡奸將作。必於變動。害子者其於斯發事乎。汝其戒之。君子謂臧孫母識微見遠。詩云。陟彼岵兮。瞻望母兮。此之謂也。

河水清且漣漪。

爾雅釋水。河水清且漣漪。大波爲瀾。小波爲淪。直波爲徑。

伐檀刺貪也。

孔叢子記義。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

漢書王吉傳。至於積功治人。亡益於民。此伐檀所爲作也。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孟子盡心上。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春秋繁露仁義法。又曰。坎坎伐輻。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先其事後其食。謂治身也。

韓詩外傳卷二。商容辭曰。吾常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愚也。不爭而隱。無勇也。愚且無勇。不足以備三公。遂固辭不受命。君子聞之曰。商容可謂內省而不誣能矣。君子哉。去素餐遠矣。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商先生之謂也。李離對曰。夫無能以事君。闇行以臨官。是無功以食祿也。臣不能以虛自誣。遂伏劍而死。君子聞之曰。忠矣乎。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李先生之謂也。

潛夫論三式。先王之制。繼體立諸侯。以象賢也。子孫雖有食舊德之義。然封疆立國。不爲諸侯。張官置吏。不爲大夫。必有功於民。乃得保位。故有考績黜刺。九錫三削之義。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由此觀之。未有得以無功而祿者也。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說苑修文。故古者兒生三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必有意其所。有事。然後敢食穀。故曰。不素餐兮。此之謂也。

列女齊田稷母傳。其母曰。吾聞士修身潔行。不爲苟得。竭情盡實。不行詐僞。非義之事。不計於心。非理之利。不入於家。言行若一。情貌相副。君子謂稷母廉而有化。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无功而食祿。不爲也。況於受金乎。

碩鼠。刺重斂也。

鹽鐵論取下。及周之末塗。德惠塞而嗜欲衆。君奢侈而上求多。民困於下。怠於公事。是以有履畝之稅。碩鼠之詩也。

說苑善說。甯戚飯牛於康衢。擊車輻而歌碩鼠。光琦謹據。後漢書馬融傳註引本。與呂氏春秋舉難。擊牛角疾歌。高註歌碩鼠也。相合。今本說苑作擊車輻而歌。顧見桓公得之時霸也。顧見卽碩鼠字之譌耳。

逝將去汝。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韓詩外傳卷二。妻曰。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是遺義也。不如去之。論語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接輿之妻是也。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適彼樂土。爰得我所。伊尹知大命之將至。舉觴造桀曰。君王不聽臣言。大命至矣。亡無日矣。於是伊尹接履而趨。遂適於湯。湯以爲相。可謂適彼樂土。爰得其所矣。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適彼樂土。爰得我所。

白虎通諫諍。其不待放者。亦與之物。明有分土。無分民也。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

逝將去汝。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韓詩外傳卷二。田饒曰。臣聞食其食者。不毀其器。陰其樹者。不折其枝。有臣不用。何書其言。遂去之。燕燕立以爲相。三年。燕政太平。國無盜賊。詩云。逝將去汝。適彼樂國。適彼樂國。爰得我直。

逝將去汝。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新序節士。遂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使人求之。不得。爲之避寢三月。號呼期年。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郊。適彼樂郊。誰之永號。此之謂也。

唐風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

漢書地理志。至成王滅唐而封叔虞。唐有晉水。及叔虞子變爲晉侯云。故參爲晉星。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陋。故唐詩蟋蟀。山樞葛生之篇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邁。宛其死矣。它人是媮。百歲之後。歸于其居。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

蟋蟀儉不中禮。

孔叢子記義於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

鹽鐵論力耕。昔季文子相魯。妻不衣帛。馬不秣粟。孔子曰。不可大儉極下。此蟋蟀所爲作也。

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春秋左氏襄二十七年傳。印段賦蟋蟀。註。蟋蟀。詩唐風。曰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言瞿瞿然顧禮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

無已大康。職思其憂。

列女密康公母傳。其母曰。夫粲美之物。歸汝。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况爾小醜乎。君子爲密母爲能識微。詩云。无已太康。職思其憂。此之謂也。

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列女楚子發母傳。使人數之曰。今子爲將。士卒升分菽粒而食之。子獨朝夕芻豢黍粱。何也。詩不云乎。好樂無荒。良士休休。言不失和也。

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

韓詩外傳卷二。人謂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理。任其數而已。巫馬期則不然乎。然事情勞力教詔。雖洽猶未至也。詩曰。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

我聞有命。

春秋左氏定十年傳。駟赤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註。揚水詩唐風。卒章四言曰。我聞有命。彼其之子。碩大且篤。

韓詩外傳卷二。子路曰。夫士欲立身行道。無顧難易。然後能行之。欲行義徇名。無顧利害。而後能行之。詩曰。彼已之子。碩大且篤。非良篤修身行之君子。其孰能與之哉。

肅肅鵠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韓詩外傳卷二。子路曰。由也心慚。故先負薪歸。孔子援琴而彈。詩曰。肅肅鵠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予道不行邪。使汝願者。

鹽鐵論執務。若今則繇役極遠。盡寒苦之地。危難之處。涉胡越之域。今茲往而來歲還。父母延頸而西望。男女怨曠而相思。身在東楚。志在西河。故一人行而鄉曲恨。一人死而萬人悲。詩云。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念彼恭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

秦風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

漢書地理志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曰板爲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曰射獵爲先故秦詩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及車麟四載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狩之事

既見君子並坐鼓瑟

列女齊孤逐女傳王曰夫牛鳴而馬不應非不聞牛聲也異類故也此人必有與人異者矣遂見與之語三日詩云既見君子並坐鼓瑟此之謂也

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列女漢馮昭儀傳建昭中上幸虎圈鬪獸後宮皆從熊逸出圈攀欄欲上殿左右貴人傳昭儀皆驚走而馮婕妤直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天子問婕妤人情皆驚懼何故當熊對曰妾聞猛獸得人而止妾恐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君子謂昭儀勇而慕義詩云公之媚子從公于狩論語云見義不爲無勇也昭儀兼之矣

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禮記聘義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爲玉之寡而珉之多與孔子曰非爲珉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剌義

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韓詩外傳卷二。孔子曰。士有五。有勢尊貴者。有家富厚者。有資勇悍者。有心智惠者。有貌美好者。有勢尊貴者。不以愛民行禮義。而反以暴敖。家富厚者。不以賑窮救不足。而反以侈靡無度。資勇悍者。不以衛上攻戰。而反以侵陵私鬪。心智惠者。不以端計數。而反以事奸飾詐。貌美好者。不以統朝涖民。而反以蠱女縱欲。此五者。所謂士失其美質者也。詩曰。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列女楚於陵妻傳。妻曰。夫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其可乎。亂世多害。妾恐先生之不保命也。君子謂於陵妻爲有德行。詩云。懜懜良人。秩秩德音。此之謂也。

顏如渥丹。其君也哉。

韓詩外傳卷二。上之人所遇。色爲先。聲音次之。事行爲後。故望而宜爲人君者。容也。近而可信者。色也。發而中者。言也。文而可觀者。行也。故君子容色。天下儀象而望之。不暇言而知宜爲人君者。詩曰。顏如渥丹。其君也哉。

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壽考不忘。

中論爵祿。詩云。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鏘鏘。壽考不忘。黻衣繡裳。君子之所服也。愛其德。故美其服也。暴亂之君子。非無此服也。而民弗美也。

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

春秋左氏文六年傳。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

史記秦本紀。繆公卒。葬雍。從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與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鍼虎。亦在從死之中。秦人哀之。爲作歌黃鳥之詩。

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孔叢子記義。顏雋由善事親。子路義之。後雋由以非罪執。於義將厄。子路請以金贖焉。人將許之。旣而二三子納金於子路。以入衛。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昵。義乎。子曰。詩云。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苟出金可以生人。雖百倍。古人不以爲多。

歎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韓詩外傳卷八。文侯曰。晨風謂何。對曰。歎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於是文侯大悅曰。欲知其子。視其母。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中山君不賢。惡能得賢。遂廢太子。訢召

中山君以爲嗣。

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春秋左氏定四年傳。申包胥如秦乞師。秦哀公爲之賦無衣。註。詩秦風。取其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與子偕作。與子同行。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列女秦穆公姬傳。穆姬之弟重耳入秦。秦送之晉。是爲晉文公。太子瑩思母之恩。而送其舅氏也。作詩曰。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陳風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

漢書地理志。周武王封舜後。嬀滿於陳。是爲胡公。妻呂元女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陳詩曰。坎其擊鼓。宛丘之下。亡冬亡夏。值其鷺羽。又曰。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此其風也。

不績其麻。市也婆娑。

後漢書王符傳。詩刺不績其麻。市也婆娑。又婦人不修中饋。休其蠶織。而起學巫祝。鼓舞事神。呂欺誣細民。熒惑百姓妻女。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

韓詩外傳卷二。子夏對曰。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發憤忘食矣。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饑。

列女楚老萊妻傳。至江南而止曰。鳥獸之解毛。可績而衣之。據其遺粒。足以食也。老萊子乃隨其妻而居之。民從而家者。一年成落。三年成聚。君子謂老萊妻果於從善。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飢。此之謂也。

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韓詩外傳卷九。北郭先生卽謂婦人曰。楚欲以我爲相。婦人曰。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於是遂不應聘。與婦去之。詩曰。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列女晉文齊姜傳。君子謂齊姜潔而不瀆。能育君子於善。詩云。彼美孟姜。可與寤言。此之謂也。魯黔婁妻傳。君子謂黔婁妻爲樂貧行道。詩曰。彼美淑姬。可與寤言。此之謂也。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

列女陳辯女傳。晉大夫解居甫使於宋。道過陳。遇採桑之女。止而戲之曰。女爲我歌。我將舍汝。採桑女乃爲之歌曰。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

墓門有梅。有鴟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顛倒思予。

列女陳辯女傳。大夫又曰。爲我歌其二。女曰。墓門有梅。有鵲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止。訊予不顧。顛倒思予。大夫曰。其梅則有其鵲安在。女曰。陳小國也。攝乎大國之間。因之以饑餓。加之以師旅。其人且亡。而况鵲乎。大夫乃服而釋之。

檜風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自檜以下無譏焉。

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列女齊杞梁妻傳。既葬曰。吾何歸矣。夫婦人心有所倚者也。父在則倚父。夫在則倚夫。子在則倚子。今吾上則无父。中則无夫。下則无子。内无所依。以見吾誠。外无所倚。以立吾節。吾豈能更二哉。亦死而已。遂赴淄水而死。君子謂杞梁之妻。貞而知禮。詩云。我心傷悲。聊與子同歸。此之謂也。

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韓詩外傳卷二。傳曰。國無道則飄風厲疾。暴雨折木。陰陽錯氛。夏寒冬溫。春熱秋榮。日月無光。星辰錯行。民多疾病。國多不祥。羣生不壽。而五穀不登。當成周之時。陰陽調。寒暑平。羣生遂。萬物甯。故曰。其風治。其樂連。其驅馬舒。其民依依。其行遲遲。其意好好。詩曰。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漢書王吉傳。吉上疏諫曰。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

道中心慙兮。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

誰能亨魚，漑之釜鬻，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說苑善說：於是楚王發使一駟，副使二乘，追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還重於楚，蘧伯玉之力也。故詩曰：誰能亨魚，漑之釜鬻，誰將西歸，懷之好音。此之謂也。

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禮記表記：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善，則爵之。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註：欲歸其所說忠信之人也。

三百赤芾。

後漢書東平憲王蒼傳：宜當暴骸膏野，爲百僚先，而愚頑之質，加呂固病，誠羞負乘辱汚輔將之位，將被詩人三百赤紱之刺。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禮記表記：是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是故君子衰絰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可辱之色。詩云：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註：鵜，鵜鶘，胡污澤也。污澤，善居泥水之中。在魚梁以不濡污其翼爲才。如君子以稱其服爲有德。

春秋左氏僖二十四年傳。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彼已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國語晉語第十。子玉曰。則請止狐偃。王曰。不可。曹詩曰。彼已之子。不遂其媾。郵之也。夫郵而效之。郵又甚焉。效郵非義也。

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禮記緇衣。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略而行之。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

荀子勸學篇。是故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螭蛇無足而飛。梧鼠五枝而窮。詩曰。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

淮南子詮言訓。賈多端則貧。工多技則窮。心不一也。故木之大者害其條。水之大者害其身。有智而無術。雖鑽之不通。有百技而無一道。雖得之弗能守。故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也。其儀一也。心如結也。君子其結於一乎。

韓詩外傳卷二。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莫優得師。莫慎一好。好一則博。博則精。精則神。神則化。

是以君子務結心乎一也。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說苑反質：詩云：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傳曰：鵲鳩之所以養七子者，一心也。君子之所以理萬物者，一儀也。以一儀理物，天心也。五者不離，合而爲一，謂之天心。在我能因自深結其意於一，故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是故誠不遠也。夫誠者，一也。一者，質也。君子雖有外文，必不離內質矣。

列女魏芒慈母傳：於是前妻中子，犯魏王令，當死。慈母憂戚悲哀，帶圍減尺，朝夕勤勞，以救其罪。君子謂慈母一心。詩云：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言心之均一也。尸鳩以一心養七子，君子以一儀養萬物，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此之謂也。

潛夫論交際：唯有古烈之風，志義之士，爲不然爾。恩有所結，終身無解，心有所矜，賤而益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孝經聖治章：君子則不然，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

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禮記經解：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珮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

謂也。緇衣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大學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

荀子君子篇：故尙賢使能，等貴賤，分親疏，序長幼，此先王之道也。故尙賢使能，則主尊下安；貴賤有等，則令行而不流；親疏有分，則施行而不悖；長幼有序，則事業捷成而有所休。故仁者，仁此者也；義者，分此者也；節者，死生此者也；忠者，惇慎此者也；兼此而能之，備矣。備而不矜，一自善也。謂之聖，不矜矣。夫故天下不與爭能，而致善用其功，有而不有也。夫故爲天下貴矣。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富國篇：人皆亂，我獨治；人皆危，我獨安；人皆失喪之，我按起而治之。故仁人之用國，非特將持其有而已也。又將兼人。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議兵篇：是以堯伐驩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此四帝兩王皆以仁義之兵行於天下也。故近者親其善，遠方慕其德，兵不血刃，遠邇來服，德盛於此，施及四極。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此之謂也。

呂氏春秋先己：昔者先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故善響者不於響，於聲；善影者不於影，於形；爲天下者不於天下，於身。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言正諸身也。列女衛姑定姜傳：定姜曰：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爲請，而弗許。將亡，雖惡之，不欲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夫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定公遂復之。君子謂定姜能遠患難。詩曰：其儀不忒，正是四

國此之謂也。楚昭貞姜傳夫人曰。妾聞之。貞女之義不犯約。勇者不畏死。守一節而已。妾知從使者必生。留必死。然棄約越義而求生。不若留而死耳。君子謂貞姜有婦節。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此之謂也。

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韓詩外傳卷二。君子學之。則爲國用。故動則安百姓。議則延民命。詩曰。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卷九。十褐衣縕著。未嘗完也。糲藿之食。未嘗飽也。世俗之士。卽以爲羞耳。及其出則安百議。用則延民命。世俗之士。超然自知不及遠矣。詩曰。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下泉。思治也。

孔叢子記義。於下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

豳風

周禮籥章。仲春。晝鬴豳詩以逆暑。仲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于田祖。鬴豳雅。國祭蜡。則鬴豳頌。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漢書地理志。昔后稷封豳。公劉處豳。大王徙郊。文王作鄴。武王治鎬。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故豳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

七月。陳王業也。

孔叢子記義。於七月。見豳公之所造周也。

後漢書王符傳。是故明王之養民。憂之勞之。教之誨之。慎微防萌。曰斷其邪。七月之詩。大小教之。終而復始。

七月流火。

漢書律曆志。哀公十二年冬十二月流火。建戌之月也。是月也。螽。故傳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麻過也。詩曰。七月流火。

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

漢書食貨志。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其詩曰。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又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嗟我婦子。聿爲改歲。入此室處。所曰順陰陽。備寇賊。習禮文也。

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孟子滕文公上。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荀子大略篇。然則賜願息耕。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難。耕焉可息哉。

鹽鐵論散不足。古者庶人。春夏耕耘。秋冬收藏。晝晨力作。夜以繼日。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

春秋左氏昭四年傳。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註。七月。詩豳風。卒章曰。二之日鑿冰冲冲。謂十二月鑿而取之。三之日納于凌陰。凌陰。冰室也。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謂二月春分。蚤開冰室。以薦宗廟。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孟子公孫丑上。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東山周公東征也。

孔叢子記義。於東山。見周公之先公而後私也。

親結其縢。九十其儀。

韓詩外傳卷二。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是故昏禮不賀。人之序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厥明。見舅姑。舅姑降於西階。婦升自阼階。授之室也。憂思三日。三月不殺。孝子之情也。故禮者。因人情爲文。詩曰。親結其縢。九十其儀。言多儀也。

周公東征。四國是皇。

春秋公羊僖四年傳。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註。此道黜陟之時也。詩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

白虎通巡狩三年小備。二伯出述職黜陟。一年物有終始。歲有所成。方伯行國。時有所生。諸侯行邑。傳曰。周公入爲三公。出爲二伯。中分天下。出黜陟。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東征述職。周公黜陟而天下皆正也。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禮記中庸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

國語越語下。范蠡進諫曰。臣聞之。聖人之功。時爲之庸。得時弗成。天有還形。天節不遠。五年復反。小凶則近。大凶則遠。先人有言曰。伐柯者其則不遠。

韓詩外傳卷二。夫人者說人者也。形而爲仁義。動而爲法則。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潛夫論明忠。若鷹也。然獵夫御之。猶使終日奮擊而不敢怠。豈有人臣而不可使盡力者乎。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狼跋。美周公也。

孔叢子記義。於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所以爲聖也。

德音不瑕。

春秋左氏昭二十年傳。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

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
孔叢子廣訓公孫碩膚德音不瑕道成王大美聲稱遠也。

詩書古訓卷二上

小雅

論語子罕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禮記樂記師乙曰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

荀子大略篇小雅不以於汙上自引而居下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

儀禮鄉飲酒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大射儀乃歌鹿鳴三終

禮記學記宵雅肄三官其始也

春秋左氏襄四年傳穆叔如晉晉侯享之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對曰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

國語魯語下叔孫穆子聘於晉晉悼公饗之樂及鹿鳴之三而後拜樂三晉侯使行人問焉對曰今伶簫咏歌及鹿鳴之三君之所以況使臣臣敢不拜況夫鹿鳴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

孔叢子記義於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

淮南子泰族訓鹿鳴興於獸君子大之取其見食而相呼也。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孔子世家鹿鳴爲小雅始。

後漢書鍾離意傳鹿鳴之詩必言宴樂者。曰人神之心洽然後天氣和也。

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禮記緇衣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註行道也言示我以忠信之道。

德音孔昭視民不佻君子是則是效。

春秋左氏昭七年傳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十年傳臧武仲曰周公其不享魯祭乎。周公享義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佻之謂甚矣。而壹用之將誰福哉。

中論藝紀禮樂之本也者其德音乎。詩云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佻君子是則是效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此禮樂之所貴也。

四牡勞使臣之來也。

春秋左氏襄四年傳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國語魯語下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

王事靡盬。不遑啓處。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子展曰。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東西南北。誰敢甯處。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

韓詩外傳卷八。李克曰。臣聞貴而下賤。則衆弗惡也。富而分貧。則窮士弗惡也。智而教愚。則童蒙者弗惡也。文侯曰。善哉言乎。堯舜其猶病諸。寡人雖不敏。請守斯語矣。詩曰。不遑啓處。

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韓詩外傳卷七。田過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無以尊顯吾親。受之於君。致之於親。凡事君以爲親也。宣王悒然。無以應之。詩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潛夫論愛日。治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間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將父。言在古間暇而得行孝。今迫促不得養也。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

春秋左氏襄四年傳。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咨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諏。咨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國語魯語下。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輒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臣聞之曰。懷和爲每懷。咨才爲諏。咨事爲謀。咨義爲度。咨親爲詢。忠信爲周。君況使臣以大禮。重之以六德。敢不重拜。

駉駉征夫。每懷靡及。

國語晉語第十。姜曰。周詩曰。莘莘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不遑啓處。猶懼無及。况其順身。縱欲懷安。將何及矣。人不求及其能及乎。

韓詩外傳卷七。使者曰。楚之去趙也。千有餘里。亦有吉凶之變。凶則弔之。吉則賀之。猶柱之有推移。不可記也。故王之使人。必慎其所之。而不任以辭。詩曰。征夫捷捷。每懷靡及。蓋傷自上而御下也。

我馬維駒。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墨子尙同中。詩曰。我馬維駒。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又曰。我馬維駒。六轡若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卽此語也。古者國君諸侯之聞見善與不善也。皆馳驅以告天子。是以賞當賢。罰當暴。不殺不辜。不失有罪。

淮南子修務訓。蓋聞子發之戰。進如激矢。合如雷電。解如風雨。員之中規。方之中矩。破敵陷陳。莫能壅御。澤戰必克。攻城必下。彼非輕身而樂死。務在於前。遺利於後。故名立而不墮。此自強而成功者。也是故田者不强。困倉不盈。官御不厲。心意不精。將相不强。功烈不成。侯王懈惰。後世無名。詩云。我馬唯駒。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諮謨。以人之有所務也。

常棣。燕兄弟也。

春秋左氏僖二十四年傳。富辰諫曰。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

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鄂不韡韡。

孔叢子廣訓。鄂不韡韡。言韡韡也。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春秋左氏昭元年傳。趙孟賦常棣。註。常棣。詩小雅。取其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言欲親兄弟之國。死喪之威。兄弟孔懷。

春秋左氏昭七年傳。又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弔。况遠人誰敢歸之。

列女聶政姊傳。君子謂聶政姊仁而有勇。不去死以滅名。詩云。死喪之威。兄弟孔懷。言死可畏之事。唯兄弟甚相懷。此之謂也。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

春秋左氏昭七年傳。晉大夫言於范獻子曰。衛事晉爲睦。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故諸侯貳。詩

曰。鸛鳴在原。兄弟急難。

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

國語周語中。富辰諫曰。人有言曰。兄弟讒鬩。侮人百里。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若是則鬩乃內侮。而雖鬩不敗親也。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宜爾室家。樂爾妻帑。

禮記中庸。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春秋左氏襄二十年傳。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褚師段逆之以受享。賦常棣之七章以卒。註。武子賦也。七章以卒。盡八章。取其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宜爾室家。樂爾妻帑。言二國好合。宜其室家。相親如兄弟。

韓詩外傳卷八曰。賜欲休於事。兄弟。孔子曰。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爲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

是究竟是圖。宜其然乎。

列女齊傷槐女傳。景公卽時命罷守槐之役。拔植懸之木。廢傷槐之法。出犯槐之囚。君子曰。傷槐女能以辭免。詩云。是究竟是圖。宜其然乎。此之謂也。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

中論貴驗。至言也。非賢友則無取之。故君子必求賢友也。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言朋友之義。務在切直。以升於善道者也。

神之聽之。中和且平。

韓詩外傳卷九。子夏曰。與人以實。雖疎必密。與人以虛。相戚必疎。夫實之與實。如膠如漆。虛之於虛。如薄冰之見晝日。君子可不留意哉。詩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民之失德。乾餱以愆。

漢書宣帝紀。詔曰。夫婚姻之禮。人倫之大者也。酒食之會。所目行禮樂也。今郡國二千石。或擅爲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賀。召由是廢鄉黨之禮。使民亡所樂。非所目導民也。詩不云乎。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勿爲苛政。

無酒酤我。

漢書食貨志。義和魯匡言。名山大澤。鹽鐵錢布帛。五均賒貸。幹在縣官。唯酒酤獨未幹。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目頤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疾。百禮之會。非酒不行。故詩曰。無酒酤我。天保定爾。亦孔之固。

韓詩外傳卷六。小雅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言天之所以仁義禮智。保定人之甚固也。靡室靡家。玁狁之故。

漢書匈奴傳。至穆王之孫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允之故。豈不日戒。玁允孔棘。

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春秋左氏文十三年傳。文子賦采薇之四章。註。采薇。詩小雅。取其豈敢定居。一月三捷。許爲鄭還。不敢安居。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鹽鐵論備胡。今山東之戎馬甲士。戍邊郡者。絕殊遼遠。身在胡越。心懷老母。老母垂泣。室婦悲恨。推其饑渴。念其寒苦。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之我哀。

白虎通三軍。古者師出不踰時者。爲怨思也。天道一時生。一時養。人者。天之貴物也。踰時則內有怨女。外有曠夫。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

荀子大略篇。天子召諸侯。諸侯輦輿就馬。禮也。詩曰。我出我輿。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

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春秋左氏閔元年傳。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

既見君子。我心則降。

韓詩外傳卷七。匱生曰。齊有隱士東郭先生。梁石君。世之賢士也。隱於深山。終不詘身下志以求仕。

相國娶婦。欲娶其不嫁者。取臣。獨不取其不仕之臣耶。於是曹相國因匱生。束帛安車。迎東郭先生。梁石君厚客之。詩曰。既見君子。我心則降。

列女齊威虞姬傳。於是王大寤。出虞姬。顯之於朝市。封卽墨大夫。以萬戶。烹阿大夫。與周破胡。遂起兵。收故侵地。齊國震懼。人知烹阿大夫。不敢飾非。務盡其職。齊國大治。君子謂虞姬好善。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此之謂也。

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

儀禮鄉飲酒禮。乃間歌魚麗。笙由庚。

物其旨矣。維其偕矣。

荀子大略篇。詩曰。物其指矣。唯其偕矣。不時宜。不敬交。不驩欣。雖指非禮也。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春秋左氏襄二十年傳。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註。魚麗。詩小雅。卒章曰。物其有矣。惟其時矣。喻聘宋得其時。

荀子不苟篇。故曰。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唯其當之爲貴。詩曰。物其有矣。唯其時矣。此之謂也。

說苑辨物。詩曰。物其有矣。維其時矣。物之所以有而不絕者。以其動之時也。

南有嘉魚，樂與賢也。

儀禮鄉飲酒禮歌南有嘉魚笙崇丘。

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樂。

列女魯季敬姜傳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露堵父爲客羞鼈焉小堵父怒相延食鼈堵父辭曰將使鼈長而食之遂出敬姜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曰祭養尸饗養上賓鼈於人何有而使夫人怒遂逐文伯五日魯大夫辭而復之君子謂敬姜爲慎微詩曰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樂言尊賓也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

儀禮鄉飲酒禮歌南山有臺笙由儀。

樂只君子，邦家之基。

春秋左氏襄二十年傳公賦南山有臺註南山有臺詩小雅取其樂只君子邦家之基邦家之光喻武子奉使能爲國光輝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二十四年傳夫令名德之興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昭十三年傳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爲國基矣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

樂只君子，民之父母。

禮記大學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遐不黃耆。

孔叢子廣訓。遐不黃耆。言壽考也。

蓼蕭。澤及四海也。

春秋左氏襄二十六年傳。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註。蓼蕭詩小雅。言太平澤及遠。若露之在蕭。以喻晉君恩澤及諸侯。

既見君子。我心寫兮。

列女趙佛脰母傳。君子曰。佛脰之母。一言而發襄子之意。使行不遷怒之德。以免其身。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寫兮。此之謂也。

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春秋左氏昭十二年傳。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享之。爲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註。蓼蕭詩小雅。義取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樂與華定燕語也。又曰。既見君子。爲龍爲光。欲以寵光賓也。又曰。宜兄宜弟。令德壽凱。言賓有令德。可以壽樂也。又曰。和鸞雍雍。萬福攸同。言欲與賓同福祿也。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宜。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

其德不爽。壽考不忘。

中論天壽。詩云。其德不爽。壽考不忘。此聲聞之壽也。

宜兄宜弟。

禮記大學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

和鸞離離。萬福攸同。

新書容經。登車則馬行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聲曰和。和則敬。故詩曰。和鸞離離。萬福攸同。言動以紀度。則萬福之所聚也。

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春秋左氏文四年傳。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春秋左氏文四年傳。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覺報宴。襄八年傳。賓將出。武子賦彤弓。註。彤弓。天子賜有功諸侯之詩。使晉君繼文之業。復受彤弓於王。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於衡雍。受彤弓於襄王。以爲子孫藏。匄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爲知禮。

孔叢子記義。於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旣見君子。樂且有儀。

春秋左氏文三年傳。晉侯享公。賦菁菁者莪。註。菁菁者莪。詩小雅。取其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愼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昭十七年傳。穆公賦菁菁者莪。註。菁菁者莪。亦詩小雅。取其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以答采芣。菽。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

列女齊宿瘤女傳。君子謂宿瘤女通而有禮。詩云。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此之謂也。陳辯女傳。君子謂辯女貞正而有辭。柔順而有守。詩云。既見君子。樂且有儀。此之謂也。中論藝紀。先王之欲人之爲君子也。故立保氏掌教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教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大胥掌學士之版。春入學舍。采合萬舞。秋班學合聲。諷誦講習。不解於時。故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美育□材。其猶人之於藝乎。既修其質。且加其文。質著然後體全。體全然後可登乎清廟。而可羞乎王公。

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列女齊鍾離春傳。於是宣王喟然而嘆曰。痛乎無鹽君之言。今乃一聞。於是坼漸臺。罷女樂。退詔諛。去雕琢。選兵馬。實府庫。四辟公門。招進直言。延及側陋。卜擇吉日。立太子。進慈母。拜無鹽君爲后。而齊國大安者。醜女之力也。君子謂鍾離春正而有辭。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則喜。此之謂也。

獫狁孔熾。我是用急。

鹽鐵論繇役大夫曰。詩云。獫狁孔熾。我是用戒。武夫潢潢。經營四方。故守禦征伐。所由來久矣。
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春秋左氏僖二十三年傳。公賦六月。註。六月。詩小雅。道尹吉甫佐宣王征伐。喻公子還晉。必能匡王國。
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註。詩首章言匡王國。次章言佐天子。故趙衰因通言之。

國語晉語第十。秦伯賦六月。註。六月。小雅。道尹吉甫佐宣王征伐。復文武之業。其詩云。王于出征。以匡王國。其二章曰。以佐天子。其三章曰。共武之服。以定王國。此言重耳爲君。必霸諸侯。以匡佐天子。子餘使公子降拜。秦伯降辭。子餘曰。君稱所以佐天子。匡王國者。以命重耳。重耳敢有惰心。敢不從德。
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春秋左氏襄十九年傳。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賦六月。註。六月。尹吉甫佐天子征伐之詩。以晉侯比吉甫出征。以匡王國。

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春秋左氏宣十二年傳。孫叔曰。進之。甯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
昭十三年傳。劉獻公對曰。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唯君。

薄伐獫狁。至于太原。

鹽鐵論繇役。及後戎狄猾夏。中國不甯。周宣王仲山甫。式遏寇虐。詩云。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自古明王。不能無征伐。而服不義。不能無城壘。而禦強暴也。

漢書衛青傳。使建築朔方城。上曰。匈奴逆天理。亂人倫。暴長虐老。曰盜竊爲務。行詐諸蠻夷。造謀籍兵。數爲邊害。故興師遣將。曰征厥罪。詩不云乎。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韋元成傳。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曰。臣聞周室旣衰。四夷並侵。獫狁最彊。於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又曰。嘽嘽推推。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荆蠻來威。故稱中興。匈奴傳。至懿王曾孫宣王。興師命將。曰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是時四夷賓服。稱爲中興。

吉甫燕喜。旣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

漢書陳湯傳。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旣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曰爲遠。况萬里之外。其勤至矣。

張仲孝友。

爾雅釋訓。張仲孝友。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

潛夫論志氏姓。詩頌宣王。始有張仲孝友。

振旅闐闐。

爾雅釋天。振旅闐闐。出爲治兵。尙威武也。入爲振旅。反尊卑也。

蠢爾蠻荆。大邦爲讐。

後漢書南蠻傳。其在唐虞。與之要質。故曰要服。夏商之時。漸爲邊患。逮于周世。黨衆彌盛。宣王中興。乃命方叔。南伐蠻方。詩人所謂蠻荆來威者也。又曰。蠢爾蠻荆。大邦爲讐。明其黨衆繁多。是曰抗敵諸夏也。

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

漢書陳湯傳。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爲宣王誅玁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非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

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孟子滕文公下。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

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禮記緇衣。政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小雅曰。允也君子。展也大成。

吉日、美宣王田也。

春秋左氏昭三年傳。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註。吉日。詩小雅。宣王田獵之詩。楚王欲與鄭伯共田。故賦之。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

吉日庚午。

漢書翼奉傳。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二陽並行。是曰王者吉午西也。詩曰。吉日庚午。

鴻雁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

後漢書劉陶傳。臣嘗誦詩。至於鴻雁于野之勞。哀勤百堵之事。每喟爾長懷。中篇而歎。近聽征夫飢勞之聲。甚於斯歌。

爰及矜人。哀此鰥寡。

春秋左氏文十三年傳。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雁。註。鴻雁。詩小雅。義取侯伯哀恤鰥寡。有征行之勞。言鄭國寡弱。欲使魯侯還晉恤之。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

漢書蕭望之傳。古者藏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予。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

鴻雁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謂我劬勞。

春秋左氏襄十六年傳。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見范宣子。賦鴻雁之卒章。註。鴻雁。詩小雅。卒章曰。鴻雁

于飛哀鳴嚶嚶。唯此哲人。謂我劬勞。言魯憂困。嚶嚶然若鴻雁之失所。宣子曰。句在此。敢使魯無鳩乎。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

春秋左氏僖二十三年傳。公子賦河水。註。河水。逸詩。義取河水朝宗于海。海喻秦。

國語晉語第十。公子賦河水。註。河當作沔。字相似誤也。其詩曰。沔彼流水。朝宗于海。言己反國。當朝事秦。

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潛夫論愛日。今公卿始起州郡。而致宰相。此其聰明智慮。未必闕也。患其苟先私計。而後公義爾。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後漢書王符傳。曰。中農率之。則是歲三百萬人受其飢者也。然則盜賊何從而銷。太平何由而作乎。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韓詩外傳卷七。傳曰。鳥之美羽勾喙者。鳥畏之。魚之侈口垂腴者。魚畏之。人之利口瞻辭者。人畏之。是以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筆端。避武士之鋒端。避辯士之舌端。詩曰。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

荀子儒效篇。故君子務修其內。而讓之於外。務積德於身。而處之以遵道。如是則貴名起之如日月。

天下應之如雷霆。故曰：君子隱而顯，微而明，辭讓而勝。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卷七：孔子曰：夫學者非爲通也，爲窮而不憂，困而志不衰。先知禍福之始，而心無惑焉。故聖人隱居深念，獨聞獨見。夫舜亦賢聖矣，南面而治天下，惟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自免於刑戮之中，則爲善矣，亦何位之有？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當此之時，豈關龍逢無知，而王子比干不慧乎哉？此皆不遇時也。故君子務學，修身端行，而須其時者也。子無惑焉。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

圻父予王之爪牙。

春秋左氏襄十六年傳：見中行獻子，賦圻父。註：圻父，詩小雅周司馬掌封畿之兵甲，故謂之圻父。詩人責圻父爲王爪牙，不修其職，使百姓受困苦之憂，而無所止居。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

有母之尸饔。

韓詩外傳卷七：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而親不待也。木欲直而時不待也。是故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親存也。故吾嘗仕齊爲吏，祿不過鍾釜，尙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爲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仞，樓題三圍，轉轂百乘，猶北鄉而泣涕者，非爲賤也。悲不逮吾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若夫信其志，約其親者，非孝。

也。詩曰：有母之尸穉。

生芻一束，其人如玉。

後漢書徐穉傳：及林宗有母憂，穉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衆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穉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且堪之。

不思舊姻。

白虎通嫁娶：婦人因夫而成，故曰姻。詩云：不惟舊因，謂夫也。

成不以富，亦祇以異。

論語顏淵：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斯干，宣王考室也。

漢書劉向傳：向上疏諫曰：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

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潛夫論夢列：詩云：惟熊惟羆，男子之祥；惟虺惟蛇，女子之祥。衆惟魚矣，實惟豐年；旖惟旗矣，室家蓁蓁。此謂象之夢也。

漢書藝文志。衆占非一。而夢爲大。故周有其官。而詩載熊羆虺蛇。衆魚旄旗之夢。著明大人之占。曰考吉凶。

後漢書楊賜傳。夫皇極不建。則有蛇龍之孽。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

朱芾斯皇。室家君王。

白虎通。紼冕。紼者何謂也。紼者蔽也。行以蔽前。紼蔽者。小有事。因以別尊卑。彰有德也。天子朱紼。諸侯赤紼。詩云。朱紼斯皇。室家君王。又赤紼金烏。會同有繹。又云。赤紼在股。皆謂諸侯也。

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

列女鄒孟軻母傳。孟母曰。夫婦人之禮。精五飯。羶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故有閨內之修。而無境外之志。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

孔叢子記義。於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也。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孝經三才章。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禮記緇衣。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

慎也是民之表也。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大學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僂矣。

春秋繁露山川頌：且積土成山，無損也，成其功，無害也，成其大，無虧也，小其上，泰其下，久長安後世，無有去就，儼然獨處，惟山之意。詩云：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此之謂也。

漢書成帝紀詔曰：方今世俗奢僭罔極，靡有厭足。公卿列侯親屬近臣，四方所則，未聞修身遵禮，同心憂國者也。或迺奢侈逸豫，務廣第宅，治園池，多畜奴婢，被服綺縠，設鐘鼓，備女樂，車服嫁娶，葬埋過制，吏民慕效，寢以成俗，而欲望百姓節儉，家給人足，豈不難哉？詩不云乎：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其申勅有司，曰：漸禁之。董仲舒傳：仲舒復對曰：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

憂心如惔，不敢戲談。

鹽鐵論散不足：夫賢人君子，以天下爲任者也。任大者思遠，思遠者忘近，誠心閔悼，惻隱加爾，故忠心獨而無累。此詩人所以傷而作比干、子胥，遺身忘禍也。其惡勞人，若斯之急，安能默乎？詩云：憂心如惔，不敢戲談。

國旣卒斬，何用不監。

潛夫論賢難。夫衆小朋黨而固位讒妬。羣吠齧賢。爲禍敗也。豈希三代之以覆。列國之以滅。後人猶不能革。此萬官所以屢失守。而天命數靡常者也。詩云。國旣卒斬。何用不監。嗚呼。時君俗主。不此察也。愛日上明聖主。爲民愛日如此。而有司輕奪民時如彼。蓋所謂有君無臣。有主無佐。元首聰明。股肱怠惰者也。詩云。國旣卒斬。何用不監。傷三公居人尊位。食人重祿。而曾不肯察民之盡瘁也。天方薦瘥。喪亂宏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

荀子富國篇。故墨術誠行。則天下尙儉而彌貧。非鬪而日爭。勞苦頓萃而愈無功。愀然憂戚。非樂而日不和。詩曰。天方薦瘥。喪亂宏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此之謂也。

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

荀子宥坐篇。故先王旣陳之以道。上先服之。若不可。尙賢以綦之。若不可。廢不能以單之。綦三年而百姓往矣。邪民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詩曰。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卑民不迷。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此之謂也。

漢書律厯志。準繩連體。衡權合德。百工繇焉。呂定法式。輔弼執玉。呂翼天子。詩云。尹氏大師。秉國之鈞。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咸有五象。其義一也。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

春秋左氏襄七年傳。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無忌不才。讓其可乎。

國語楚語上白公對曰。君不度憂於二令君。而欲自逸也。無乃不可乎。周詩有之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臣懼民之不信君也。故不敢不言。

淮南子繆稱訓。故君子見善則痛其身焉。身苟正。懷遠易矣。故詩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

說苑反質。管仲曰。臣聞之。君嘗之。臣食之。君好之。臣服之。今君之食也。必桂之漿。衣練紫之衣。狐白之裘。此羣臣之所奢大也。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君欲禁之。胡不自親乎。

式夷式已。無小人殆。

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學以深厲以斷。送迎必敬。上友下交。銀乎如斷。是卜商之行也。孔子曰。詩云。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而商也。其可謂不險也。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

春秋左氏成七年傳。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襄十三年傳。君子以吳爲不弔。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

新序雜事。夫處勢不便。豈可以量功校能哉。詩不云乎。駕彼四牡。四牡項領。夫久駕而長不得行。項領不亦宜乎。

潛夫論三式。且人情莫不以己爲賢。而效其能者。周公之戒。不使大臣怨乎不以。詩云。駕彼四牡。四

牡項領。

中論爵祿。故良農不患疆場之不修。而患風雨之不節。君子不患道德之在建。而患時世之不遇。詩曰。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傷道之不遇也。豈一世哉。豈一世哉。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春秋左氏昭二年傳。晉侯使韓宣子來聘。公享之。武子賦節之卒章。註。節。詩小雅。卒章取式訛爾心。以畜萬邦。以言晉德可以畜萬邦。

新語術事。夫進取者不可不圖難。謀事者不可不盡忠。故形立則德散。佞用則忠亡。詩云。式訛爾心。以畜萬邦。言一心化天下而國治。此之謂也。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

漢書劉向傳。乃上封事諫曰。霜降失節。不呂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曰是爲非。甚衆大也。

不自我先。不自我後。

春秋左氏昭十年傳。昭子語諸大夫曰。喪夫人之力。棄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其是之謂乎。

韓詩外傳卷六。孟子曰。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汙世。夫執冬至必彫。吾亦時矣。詩曰。不

自我先不自我後。非遭彫世者歟。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

韓詩外傳卷七。左右者爲社鼠。用事者爲惡狗。此國之大患也。詩曰。瞻彼中林。侯薪侯蒸。言朝廷皆小人也。

召彼故老。訊之占夢。

漢書藝文志。然惑者不稽諸躬。而忌詖之見。是曰詩刺。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傷其舍本而憂末。不能勝凶咎也。

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孔叢子抗志。子思謂衛君曰。君臣旣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故使如此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衛之君臣乎。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踣。

鹽鐵論周秦文學曰。紂爲炮烙之刑。而秦有收孥之法。趙高以峻文決罪於內。百官以峭法斷割於外。死者相枕席。刑者相望。百姓側目重足。不寒而慄。詩云。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踣。哀今之人。胡爲虺蜥。方此之時。豈特冒火蹈刃哉。

說苑敬慎。孔子論詩。至於正月之六章。懼然曰。不逢時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廢道。違上離

俗則危身。世不與善。己獨由之。則曰。非妖則孽也。是以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故賢者不遇時。常恐不終焉。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跼。此之謂也。

漢紀卷二十五。夫獨智不容於世。獨行不畜於時。是以昔人所以自退也。雖退猶不得自免。是以離世深藏。以天之高。而不敢舉首。以地之厚。而不敢投足。詩云。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跼。哀今之人。胡爲虺蜴。

維號斯言。有倫有脊。

春秋繁露深察名號。是事各順於名。名各順於天。天人之際。合而爲一。同而通理。動而相益。順而相受。謂之德道。詩曰。維號斯言。有倫有迹。此之謂也。

列女楚野辯女傳。婦人曰。吾鞭則鞭耳。惜子大夫之喪善也。大夫慙而无以應。遂釋之。君子曰。辯女能以辭免。詩云。惟號斯言。有倫有脊。此之謂也。

哀今之人。胡爲虺蜴。

後漢書左雄傳。又曰。哀今之人。胡爲虺蜴。言人畏吏如虺蜴也。

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禮記緇衣。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註。言君始求我。如恐不得我。既得我。持我仇仇然。不堅固。亦不力用我。是不親信我。

也。

赫赫宗周，褒姒滅之。

春秋左氏昭元年傳：叔向對曰：「彊以克弱而安之，彊不義也。不義而彊，其斃必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彊不義也。

列女周幽褒姒傳：唯褒姒言是從，上下相諛，百姓乖離。申侯乃與緄、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燧燧，徵兵莫至，遂殺幽王於驪山之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此之謂也。漢書谷永傳：臣聞三代所自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詩云：燎之方揚，甯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滅之。

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

中論貴驗：故求益者之居遊也，必近所畏而遠所易。詩云：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親賢求助之謂也。

潛雖伏矣，亦孔之炤。

禮記中庸：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

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

鹽鐵論誅秦：今匈奴蠶食內侵，遠者不離其苦，獨邊境蒙其敗。詩云：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

漢書武帝紀詔曰蓋君者心也民猶支體支體傷則心憊怛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學流貨賂兩國接壤怵於邪說而造篡弑此朕之不德詩云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已赦天下滌除與之更始

治比其鄰昏姻孔云

春秋左氏僖二十二年傳富辰言於王曰請召大叔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襄二十九年傳吉也聞之棄同卽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

哿矣富人哀此惇獨

孟子梁惠王下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惇獨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

漢書劉向傳乃上封事諫曰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

後漢書孝章帝紀詔曰朕新離供養愆咎衆著上天降異大變隨之詩不云乎亦孔之醜丁鴻傳鴻因日食上封事曰昔周室衰季皇甫之屬專權于外黨類彊盛侵奪主執則日月薄食故詩云十

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

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漢書元帝紀詔曰。今朕晝于王道。夙夜憂勞。不通其理。靡瞻不眩。靡聽不惑。是以政令多還。民心未得。邪說空進。事亡成功。此天下所著聞也。公卿大夫好惡不同。或緣姦作邪。侵削細民。元元安所歸命哉。迺六月晦。日有蝕之。詩不云虺。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

韓詩外傳卷五曰。粹而王。駁而霸。無一而亡。詩曰。四國無政。不用其良。不用其良。臣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後漢書光武帝紀。詔曰。吾德薄不明。寇賊爲害。彊弱相陵。元元失所。詩云。日月告凶。不用其行。永念厥咎。內疚於心。左雄傳。及幽厲昏亂。不自爲政。褒貶用權。七子黨進。賢愚錯緒。深谷爲陵。故其詩云。四國無政。不用其良。

漢紀卷六。己丑晦。日有食之。既在營室九度。爲宮室之中。高后惡之。曰。此爲我也。星傳曰。日者德也。月者刑也。日食修德。月食修刑。則災異消矣。詩云。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曷用其良。言人君失政。則日月失行。

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春秋左氏昭七年傳。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譎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

漢書天文志。詩云。彼月而食。則惟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詩傳曰。月食非常也。比之日食猶常也。日食則不臧矣。謂之小變可也。謂之正行非也。

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

春秋左氏昭三十二年傳。史墨對曰。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三后之姓。於今爲庶。主所知也。

荀子君子篇。亂世則不然。刑罰怒罪。爵賞踰德。以族論罪。以世舉賢。故一人有罪。而三族皆夷。德雖如舜。不免刑均。是以族論罪也。先祖當賢。後子孫必顯。行雖如桀紂。列從必尊。此以世舉賢也。以族論罪。以世舉賢。雖欲無亂。得乎哉。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此之謂也。

漢書劉向傳。乃上封事諫曰。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李尋傳。今汝潁。畎澮。皆川水漂踊。與雨水並爲民害。此詩所謂燂燂震電。不甯不令。百川沸騰者也。其咎在於皇甫卿士之屬。

胡爲我作。不卽我謀。

韓詩外傳卷七。國人知殺戮之刑。專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畏之。居不期年。子罕遂去。宋君而專其政。故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詩曰。胡爲我作。不卽我謀。

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囁囁。

潛夫論賢難。詩云。無罪無辜。讒口敖敖。彼人之心。于何其臻。由此觀之。妬媚之攻擊也。亦誠工矣。賢聖之居世也。亦誠危矣。

漢書劉向傳。乃上封事諫曰。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彊。呂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慝。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瞞瞞。

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

春秋左氏僖十五年傳。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

荀子正論篇。堯舜者。天下之善教化者也。不能使鬼瑣化。何世而無鬼。何時而無瑣。自大皞。燧人。莫不有也。故作者不祥。學者受其殃。非者有慶。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此之謂也。

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穀。我獨不敢休。

韓詩外傳卷七。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無道也。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復立衛於楚丘。如宏。

演可謂忠士矣。殺身以捷其君，非徒捷其君，又令衛之宗廟復立，祭祀不絕，可謂有大功矣。詩曰：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穀，我獨不敢休。

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

鹽鐵論申韓：今之所謂良吏者，文察則以禍其民，強力則以厲其下，不本法之所由生，而專己之殘心，文誅假法，以陷不辜，累無罪以子及父，以弟及兄。一人有罪，州里驚駭，十家奔亡。若癰疽之相滯，色淫之相連，一節動而百枝搖。詩云：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痛傷無罪而累也。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勸。

春秋左氏昭十六年傳：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肄，其是之謂乎。

三事大夫，莫肯夙夜。

後漢書孝章帝紀：詔曰：行太尉事節鄉侯熹。三世在位，爲國元老，司空融典職六年，勤勞不怠，其呂熹爲太傅，融爲太尉，竝錄尙書事。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小雅之所傷也。予違汝弼，汝亡面從，股肱之正義也。羣后百僚，勉思厥職，各貢忠誠，以輔不逮，申勅四方，稱朕意焉。

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春秋左氏文十五年傳：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己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

天之道也。己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聽言則答。譖言則退。

新序雜事。夫雞豚謹噉。卽奪鐘鼓之音。雲霞充咽。則奪日月之明。讒人在側。是以見晚也。詩曰。聽言則對。譖言則退。庸得進乎。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苟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春秋左氏昭八年傳。師曠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譖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譖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虬祈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苟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

列女傳不疑母傳。君子謂不疑母能以仁教。詩云。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言天道好生。疾威虐之行於下土也。

滄滄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

荀子修身篇。小人反是。致亂而惡人之非己也。致不肖而欲人之賢己也。心如虎狼。行如禽獸。而又惡人之賊己也。諂諛者親。諫爭者疏。修正爲笑。至忠爲賊。雖欲無滅亡。得乎哉。詩曰。滄滄訛訛。亦孔

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此之謂也。

漢書劉向傳。乃上封事諫曰。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歛歛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歛歛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

禮記緇衣。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註。猶道也。言褻而用之。龜厭之。不告以吉凶之道也。

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春秋左氏襄八年傳。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請從楚駢也。受其咎。

韓詩外傳卷六。盍胥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爾。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益一把。飛不爲加高。損一把。飛不爲加下。今君之食客。門左門右各千人。亦有六翮在其中矣。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毳耶。詩曰。謀夫孔多。是用不集。

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

鹽鐵論復古。文學曰。扇水都尉所言。當時之利。權一切之術也。不可以久行而傳世。此非明王所以君國子民之道也。詩云。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此詩人刺不通於王道而

善爲權利者。

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

列女。晉羊叔姬傳。伯碩生時。叔姬往視之。及堂。聞其號也。而還曰。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今將滅羊。舌氏者。必是子也。君子謂叔姬爲能推類。詩云。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此之謂也。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

春秋左氏昭元年傳。晉樂王鮒曰。小明之卒章。善矣。吾從之。註。小明。詩小雅。其卒章。義取非唯暴虎馮河之可畏也。不敬小人。亦危殆。王鮒從斯義。故不敢譏議公子圍。

荀子臣道篇。仁者必敬人。凡人非賢。則案不肖也。人賢而不敬。則是禽獸也。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也。禽獸則亂。狎虎則危。災及其身矣。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

呂氏春秋安死。故孝子忠臣。親父交友。不可不察於此也。夫愛之而反危之。其此之謂乎。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言不知鄰類也。

淮南子本經訓。晚世學者。不知道之所一體。德之所總要。取成之迹。相與危坐而說之。鼓歌而舞之。故博學多聞。而不免於惑。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之謂也。說苑雜言。積功甚大。勢利甚高。賢人不用。讒人用事。自知不用其仁。不能去。制敵積功。不失秋毫。避

患去害。不見丘山。積其所欲。以至其所惡。豈不爲勢利惑哉。詩云。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之謂也。
列女柳下惠妻傳。柳下旣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夫子之德耶。則二三子不如妾知之也。君子謂
柳下惠妻能光其夫矣。詩曰。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之謂也。

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論語泰伯。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孝經諸侯章。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
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
冰。

春秋左氏僖二十二年傳。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
如履薄冰。宣十六年傳。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
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

淮南子道應訓。尹佚對曰。使之時而敬順之。王曰。其度安在。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王人
乎。

說苑敬慎。夫不誠不思。而以存身全國者。亦難矣。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
孔子之周。觀於太廟。右陞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孔子顧謂弟子曰。記之。此言雖鄙。而

中事情。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遇禍哉？
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禮記祭義：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註：明發不寐，謂夜至旦也。祭之明日，謂釋日也。言釋之夜不寐也。二人，謂父母。

國語晉語第十：秦伯賦鳩飛。註：鳩飛，小雅小宛之首章也。詩曰：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言己念晉先君洎穆姬，不寐以思，安集晉之君臣也。

春秋繁露：楚莊王公子慶父之亂，魯危殆亡，而齊桓公之於彼無親，尙來憂我，如何與同姓而殘賊遇我？詩云：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彼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皆有此心也。

彼昏不知，壹醉日富。

列女更始夫人傳：尙書奏事，韓夫人曰：帝方對我飲，樂正用是時來奏事，由是綱紀不攝，諸侯離叛。詩云：彼昏不知，一醉日富。其更始與韓夫人之謂也。

各敬爾儀，天命不又。

春秋左氏昭元年傳：趙孟賦小宛之二章。註：小宛，詩小雅二章，取其各敬爾儀。天命不又，言天命一去不可復還，以戒令尹。

新序雜事。孔子曰。夫損人而益己。身之不祥也。棄老取幼。家之不祥也。釋賢用不肖。國之不祥也。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也。聖人伏匿。天下之不祥也。故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詩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未聞東益之與爲命也。

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列女楚子發母傳。夫使人入於死地。而自康樂於其上。雖有以得勝。非其術也。君子謂子發母能以教誨。詩云。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此之謂也。王孫氏母傳。王孫母謂賈曰。今汝事王。王出走。汝不知其處。汝尙何歸乎。君子謂王孫母義而能教。詩云。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此之謂也。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孝經士章。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大戴禮記曾子立孝。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言不自舍也。不恥其親。君子之孝也。

韓詩外傳卷八。昨日何生。今日何成。必念歸厚。必念治生。日慎一日。完如金城。詩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中論貴驗。故君子服過也。非徒飾其辭而已。誠發乎中心。形乎容貌。其愛之也深。其更之也速。如追兔。惟恐不逮。故有進業無退功。詩曰。相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遷善不懈之謂也。

潛夫論讚學詩云。題彼鵲鵲。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是以君子終日乾乾。進德修業者。非直爲博己而已也。蓋乃思述祖考之令問。而以顯父母也。

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鹽鐵論刑德。方今律令百有餘篇。文章繁。罪名重。郡國用之。疑惑或淺或深。自吏明習者。不知所處。而况愚民乎。此斷獄所以滋衆。而民犯禁也。詩云。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刺刑法繁也。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韓詩外傳卷七。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可以免於患乎。狐丘丈人曰。善哉言乎。堯舜其猶病諸。詩曰。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孔子曰。昔者越王勾踐。與吳戰。大敗之。兼有南夷。當是之時。君南面而立。近臣三。遠臣五。令諸大夫曰。聞過而不以告者。爲上戮。此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也。昔者晉文公與楚戰。大勝之。燒其草。火三日不息。文公退而有憂色。侍者曰。君大勝楚而有憂色。何也。文公曰。吾聞能以戰勝安者。惟聖人。若夫詐勝之徒。未嘗不危。吾是以憂也。此得志而恐驕也。昔者齊桓公得管仲。隰朋。南面而立。桓公曰。吾得二子也。吾目加明。吾耳加聰。不敢獨擅。進之先祖。此聞至道而恐不能行者也。由桓公。晉文。越王。勾踐。觀之三懼者。明君之務也。詩曰。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深淵。如履薄冰。此言大王居人上也。

新序雜事。夫執國之柄。履民之上。懷乎如以腐索御犇馬。詩曰。如履薄冰。不亦危乎。漢書王莽傳。自公受策。曰至于今。蠶蠶翼翼。日新其德。增修雅素。曰命下國。俊儉隆約。曰矯世俗。割財損家。曰帥羣下。彌躬執平。曰逮公卿。教子尊學。曰隆國化。僮奴衣布。馬不秣穀。食飲之用。不過凡度。詩云。溫溫恭人。如集于木。公之謂矣。

小弁刺幽王也。

孟子告子下。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夫。高叟之爲詩也。

漢書杜欽傳。夫少戒之在色。小卞之作。可爲寒心。惟將軍常曰爲憂。

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

漢書中山靖王勝傳。勝對曰。臣聞社稷不灌。屋鼠不熏。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腑。位雖卑也。得爲東藩屬。又稱兄。今羣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羣居黨議。朋友相爲。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斯伯奇所曰流離。比干所曰橫分也。詩云。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臣之謂也。

有灌者淵。萑葦淠淠。

韓詩外傳卷七。楚莊王賜其羣臣酒。日暮酒酣。左右皆醉。殿上燭滅。有塗王后衣者。后挖冠纓而絕。

之立出令曰。與寡人飲。不絕纓者。不爲樂也。詩曰。有濯者淵。莞葦淠淠。言大者無不容也。說苑雜言。子貢曰。夫隱括之旁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夫子修道以俟天下。來者不止。是以雜也。詩云。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濯者淵。莞葦淠淠。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行有死人。尙或瑾之。

大戴禮記曾子制言。天下無道。遁道而行。衡塗而債。手足不揜。四支不被。手足節。四支說者。由慙慙耳。詩云。行有死人。尙或瑾之。則此非士之罪也。有士者之羞也。

列女魏節乳母傳。母吁而言曰。且夫凡爲人養子者。務生之。非爲殺之也。豈可利賞畏誅之故。廢正義而行逆節哉。妾不能生。而令公子擒也。君子謂節乳母慈惠敦厚。重義輕財。詩云。行有死人。尙或瑾之。此之謂也。

君子無易由言。

韓詩外傳卷五。孔子曰。正假馬之言。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曰。必也正名乎。詩曰。君子無易由言。名正也。

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春秋左氏襄二十五年傳。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曰。烏乎。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

巧言、大夫傷於讒。

後漢書馬援傳。又前雲陽令同郡朱勃。詣闕上書曰。夫大將在外。讒言在內。微過輒記。大功不計。誠爲國之所慎也。故章邯畏口而奔楚。燕將據聊而不下。豈其甘心末規哉。悼巧言之傷類也。

昊天已威。予慎無罪。

列女王章妻女傳。章上封事。言鳳不可任用。天子不忍退鳳。章由是爲鳳所陷。事至大逆。收繫下獄。詩云。昊天已威。予慎無罪。言王爲威虐之政。則無罪而遭咎也。

昊天大憯。予慎無辜。

韓詩外傳卷四。紂作炮烙之刑。王子比干遂諫。三日不去朝。紂囚殺之。詩曰。昊天大憯。予慎無辜。

桀爲酒池。可以運舟。糟丘足以望十里。而牛飲者三千人。關龍逢進諫。立而不及朝。桀囚而殺之。君子聞之曰。天之命矣。詩曰。昊天大憯。予慎無辜。卷七傳曰。伯奇孝而棄於親。隱公慈而殺於弟。叔武賢而殺於兄。比干忠而誅於君。詩曰。予慎無辜。紂殺王子比干。箕子被髮佯狂。陳靈公殺泄冶。鄧元去陳以族。詩曰。昊天大憯。予慎無辜。

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春秋左氏文二年傳。及彭衙旣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曠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宣十七年傳。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

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昭三年傳：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

潛夫論衰制：夫上聖不過堯舜，而放四子盛德，不過文武，而赫斯怒。詩云：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是故君子之有喜怒也，善以正亂也。故有以誅止殺，以刑禦殘。

後漢書孝章帝紀：詔曰：予一人空虛多疚，纂承尊明，盥洗享薦，慙愧祗慄。詩不云乎：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厥數既從，靈耀著明，亦欲與士大夫同心自新。孝順帝紀：詔曰：朕託王公之上，涉道日寡，政失厥中，陰陽氣隔，寇盜肆暴，庶獄彌繁，憂悴永歎，疚如疚首。詩云：君子如祉，亂庶遄已。三朝之會，朔旦立春，嘉與海內，洗心自新。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

春秋左氏桓十二年傳：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無信也。襄二十九年傳：裨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荀子大略篇：不足於行者，說過；不足於信者，誠言。故春秋善胥命，而詩非屢盟，其心一也。

潛夫論交際：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大人之道，周而不比，微言相感，掩若同符，又焉用盟？

君子信盜，亂是用暴。

列女殷紂姐己傳：比干諫曰：不修先王之典法，而用婦言，禍至無日。紂怒，以爲妖言。詩云：君子信盜，

亂是用暴。匪其止共。惟王之邛。此之謂也。

盜言孔甘。亂是用餒。

禮記表記。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餒。註。盜。賊也。孔。甚也。餒。進也。

列女楚考李后傳。園女弟承間謂春申君曰。今妾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之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楚王必幸妾。賴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爲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詩云。盜言孔甘。亂是用餒。此之謂也。

匪其止共。維王之邛。

禮記緇衣。臣儀行。不重辭。不援其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則君不勞矣。小雅曰。匪其止共。惟王之邛。註。邛。勞也。言臣不止於恭敬其職。惟使王之勞。此臣使君勞之詩也。

韓詩外傳卷四。若周公之於成王。可謂大忠也。管仲之於桓公。可謂次忠也。子胥之於夫差。可謂下忠也。曹觸龍之於紂。可謂國賊也。皆人臣之所爲也。吉凶賢不肖之效也。詩曰。匪其止恭。惟王之邛。孔子曰。故弓調然後求勁焉。馬服然後求良焉。士信慤而後求知焉。士不信焉。又多知。譬之豺狼。其難以身近也。周書曰。爲虎傅翼也。不亦殆乎。詩曰。匪其止恭。惟王之邛。言其不恭其職事。而病其主也。

說苑政理。孔子曰。哀公有臣三人。內比周公。以惑其君。外障距諸侯賓客。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諂臣。詩不云乎。匪其止共。惟王之邛。此傷姦臣蔽主。以爲亂者也。

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鸞兔。遇犬獲之。

孟子梁惠王上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

史記春申君列傳。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躍躍鸞兔。遇犬獲之。他人有心。余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之信越也。

春秋繁露玉杯。夫名爲篡父而實免罪者。已有之矣。亦有名爲弑君而罪不誅者。逆而距之。不若徐而味之。且吾語盾有本。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此言物莫無鄰。察視其外。可以見其內也。

韓詩外傳卷四。東郭先生曰。目者。心之符也。言之者。行之指也。夫知者之於人也。未嘗求知而後能之也。觀容貌。察氣志。定取舍。而人情畢矣。詩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潛夫論交際。世有可患者三。三者何。曰。情實薄而辭稱厚。念實忽而文想憂。懷不來而外克期。不信則懼失賢。信之則誑誤人。此俗士可厭之甚者也。是故孔子疾夫言之過其行者。詩曰。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爲亂階。

春秋左氏襄十四年傳。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註。巧言。詩小雅。其卒章曰。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爲亂階。威衛河上邑。公欲以喻文子。居河上而爲亂。大師辭。師曹請爲之。公使歌之。遂誦之。

既微且燠。

爾雅釋訓。既微且燠。肝瘍爲微。腫足爲燠。

我聞其聲。不見其身。

列女衛靈夫人傳。聞車聲。鑾鑾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君子謂衛夫人明於知人道。夫可欺而不可罔者。其明智乎。詩云。我聞其聲。不見其人。此之謂也。

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禮記表記。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禮以節之。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極之。欲民之有壹也。小雅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覩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荀子儒效篇。若夫充虛之相施易也。堅白同異之分隔也。是聰耳之所不能聽也。明目之所不能見也。辯士之所不能言也。雖有聖人之知。未能僂指也。而狂惑贗陋之人。乃始率其羣徒。辯其談說。明

其辟稱老身長子。不知惡也。夫是之謂上愚。曾不如相雞狗之可以爲名也。詩曰。爲鬼爲域。則不可得有。覲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此之謂也。正名篇。故知者之言也。慮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則必得其所好。而不遇其所惡焉。而愚者反是。詩曰。爲鬼爲域。則不可得有。覲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此之謂也。

巷伯。寺人傷於讒。

漢書司馬遷傳。贊述其所目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唯大雅。旣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

妻兮妻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甚。

說苑立節。晉驪姬譖太子申。生於獻公。遂伏劍死。君子聞之曰。天命矣。夫世子。詩曰。妻兮妻兮。成是

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

慎爾言也。謂爾不信。

韓詩外傳卷三。受命之士。正衣冠而立。儼然人望而信之。其次。聞其言而信之。其次。見其行而信之。旣見其行。而衆皆不信。斯下矣。詩曰。慎爾言矣。謂爾不信。

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禮記緇衣。惡惡如巷伯。註。巷伯六章曰。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此其惡惡欲其死亡之甚也。

說苑建本。如此人者。骨肉不親也。秀士不友也。此三代之棄民也。人君之所不赦也。故詩曰。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之謂也。

漢書戾太子傳。壺關三老茂上書曰。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唯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毋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

後漢書馬援傳。夫操孔父之忠。而不能自免於讒。此鄒陽之所悲也。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惡。

漢紀卷二十三。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疾之深也。若夫石顯。可以痛心泣血矣。豈不疾之哉。

